

《幻中游》，孤本小说，（清·步月斋主人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）书写明代史实，反映魏忠贤专权，刚直不阿的石峨一家的悲欢，其中忠臣孝子、烈女节妇、良师信友、义仆贤妓、无不悉备、俾看官可以启其善念，遏其邪心，较之偷香窃玉之态，闺阁床第之言，大有异处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老宿儒七贴方登第
- 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终身
- 第三回 念民艰挂冠归故里
- 第四回 为友谊捐资置新宅
- 第五回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
- 第六回 贞烈女舍身报母仇
- 第七回 穷秀才故入阴魔障
- 第八回 富监生误投陷人坑
- 第九回 应考试系身黄州狱
- 第十回 鸣师冤质讼督宪堂
- 第十一回 励坚节受尽百般苦
- 第十二回 度灵魂历遍万重山
- 第十三回 观音寺夫妻重聚面
- 第十四回 藩司衙师徒再谈心
- 第十五回 狼虎店义仆救主难
- 第十六回 碧霞宫神女授兵符
- 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脱困厄
- 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荣华
- 第一回 老宿儒七贴方登第

诗曰：

修士读书认理真，几忘气化有屈伸。

游魂为变原不昧，漫道人间无鬼神。

却说万历年间，湖广黄州府罗田县，有一个秀才，姓石名峨，字峻峰，别号岚庵。乃洛阳石洪之后。为无未避乱，流落此处。家有房宅一所，田地数顷。为人素性刚方，不随时好，不信鬼神。夫人竺氏惠而且贤，中馈针织外，黄卷青灯，恒以相夫读书为务。因此峻峰学业成就。每逢考试，独冠一军。四方闻风，无不争相景仰，乐为结纳。可惜时运坑坷，苦于功名。凡进六场，不是命题差题，就是文中空白。不是策内忘了抬头，便是表里漏了年号。一连七次，俱被贴出。但穷且益坚，立志不懈，待至年过四十，却又是一个科分。这正

是：

肯把工夫用百倍，那怕朱表不点头。

凡大比之年，前数月内，魁星偏（遍）阅各省。拣其学问充足，培植深厚者，各照省数勒定一册，献于文昌。文昌奏之玉帝，玉帝登之榜上，张诸天门。名曰：“天榜”。是科，石峨早已列在天榜数内。及至八月秋闱，三场如意而出。回至家中，向夫人竺氏道：“今科三场，俱不被贴，吾已中矣！”夫人答道：“相公果能高发，正是合家之庆。”到得揭晓，果然获蒙乡荐。及来春会试，又捷报南宫。二年之间，身登两榜。只因朝纲不振，权奸当道。立意家居，无心宦途。

生有一子，表字九畹，取名茂兰，一名蕙郎。乃武曲星所转。从小丰姿超众，聪明非凡，甫离襁褓，即通名物。七岁读书，竟能目视十行，日诵百篇。不过三五年间，把五经左史，诸子百家等书，俱各成诵在胸，熟如弗鼎。开笔作文，落落有大家风味。长至一十五岁，不惟文章工巧，诗赋精通，亦且长于书画。一县之人群呼为石家神童。峻峰窃喜，以为此子头角峥嵘，日后必能丕振家声，光昭祖业。“吾何必身列班，甘于任人进退耶？”不仕之志，因此益坚。明朝定例，凡一科会试榜发，除鼎甲词林外，其余进士，三年内务要用完。因宦官专权，人多畏祸。殿试后，假托事故，家居不出者，十人之中，不下四五。缘此诠选之时，人材短少，吏部奏道：

朝廷开科取士，原以黼黻皇猷，非使叨膺名器。兹逢选期，人材短少，皆因历科进士，多甘家居，致有此弊。伏乞圣裁，飭各省巡抚，查明报部，提京面检。如或年力精壮，可以备员，即发往各省补缺。庶人材出，而百职修矣。谨疏奏闻。

疏上，皇上批道：准依奏览。部文行各省，各省行各府，各府行各县。

一日，石峻峰偶到县衙吏房。该管书吏一见峻峰，口称：“石老爷来的凑巧，我正要着人去送信。”峻峰道：“有何信送？”书吏道：“今有部文提你赴京检验，文是夜日晚上到的，今早发房。若不信时，请到房里一看。”遂让峻峰房里坐下，把文查出递与峻峰。峻峰一见这文，心中不快，闭口无言。书吏又道：“这文提的甚紧，速起县文，上省去咨，咨文到县，约得半月有余。家中速打点行装，咨文到时，即便起身。断勿迟滞，致使再催。”方才说完，这个书吏，被传入宅里去了。

峻峰出衙回家，路上度量此事。不觉形诸颜色，到了家中，夫人问道：“相公往日，从外而来，甚是欢喜。今日面带忧容，是何缘故？”峻峰道：“今日适到县衙，见有部文，提我上京检验。意欲不去，系圣上的旨意。去时倘或验中，目下群小专权，恐易罹祸网，贻累子孙。事在两难，踌躇不决

，故尔如此。”夫人道：“这事有何作难，皇上提去验看，原系隆重人材。相公趁此上京，博得一职，选得一县。上任后，自励清操，勿蹈贪墨，纵有权奸，其奈你何？做得三年两载，急为告退。既不至上负朝廷，又可以下光宗族。两全之道，似莫过此，这是妾之愚见，不知相公以为何如？”峻峰答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，但上京一去，往返须得半载。蕙郎年当垂髫，夫人亦系女辈。家中无人料理，如何叫我放心去得？”夫人道：“这却无妨，我已年近五旬，一切家务，尽可支持。苍头赵才，为人忠诚，外边叫他照料。蕙郎虽幼，我严加查考，他也断不至于放荡。自管放心前去，无须挂怀。”峻峰道：“夫人既是这样，吾意已决。”

次日就赴县，起文上省请咨。家中凑对盘费，收拾行囊。一切亲友或具帖奉钱，或馈送赆礼。来来往往，倏忽间已是半月。吏房着人来说：“咨文已经到县，请石老爷领文起程。”石峻峰领得咨文在手，就雇了一只大船名为“杉飞”。带了一个书童叫做“来喜”。择日起身，又与夫人竺氏，彼此嘱托了一番。这才领着蕙郎送至河岸，看着峻峰上船入舱。打锣开船，然后回家。

却说峻峰这一路北来，顺风扬帆。经了些波涛，过了些闸坝。不下月余，已到京都。下的船来，才落店时，就有长班投来伺候。次日，歇了一天。第三日早晨，长班领着，就亲赴吏部衙门，把咨文投讫。仔细打听，进京者还无多人。吏部出一牌道：

部堂示谕，应检进士知悉：俟各省投文齐集日，另行择期，当堂面验。各人在寓静候，勿得自误。特示。

峻峰见了这牌，店里静坐无事，除同人拜往外，日逐带着来喜在街上游玩。玉泉山、白塔寺、药王庙、菜市口，俱各走到。一日，饭后出的门来。走到一个胡同里，看见一个说《西游》的，外边听的层层围着。峻峰来到跟前，侧耳一听，却说的是刘全进瓜，翠莲还魂一回。峻峰自思道：“无稽之谈，殊觉厌听。”往前走去，到了琉璃场前。心中触道：“这是天师府旧第，昔日天师在京，此地何等热闹？目今天师归山，落得这般苍凉。天运有升沉，人事有盛衰。即此可以想见一班。”凭吊了一会，嗟叹了几声。遂口咏七言律一首，以舒慨云：

景物变迁诚靡常，结庐何须饰雕梁。

阿房虽美宫终焚，铜雀空名台已荒。

舞馆歌楼今安在？颓垣碎瓦徒堪伤！

古来不乏名胜地，难免后人作战场。

诗才咏完，回头看时，路旁一人，手拿旧书一部，插草出卖。要过来看，乃是《牡丹庭（亭）记》。峻峰想道：“此书是四大传奇之一，系汤玉茗所

作。我却未曾看过。店中闷坐无聊，何不买来一看，以当消遣。”因问道：“这书你要多少钱？”那人答道：“要钱四百文。”峻峰道：“这书纸板虽好，却不甚新鲜了。从来残物不过半价，给你二百钱罢。”那人道：“还求太爷高升。”峻峰喜其说话吉利，便道：“既要看书，何得惜钱。”叫来喜接过书来，付与他钱二百五十文。那人得钱欣然而去。

峻峰回到店中，吃了晚饭。叫来喜点起烛来，把这书放在桌上。从头看起，初看《惊梦离魂》以及《冥判》诸出，见其曲词雅倩，集唐工稳，幽思奥想，别有洞天。极口称道：“玉茗公真才人也！”及看到《开墓还魂》一出，鼓掌大笑道：“人气聚则生，气散则死。死生者人之所必不免也。死而复生，那有此理？伯有作历，申生见巫，韩退之犹以为左氏浮夸，无足取信。汤玉茗才学名世，何故造此诞漫不经之语，惶惑后人也。疑鬼疑神，学人大病。家有读书子弟，切不可令见此书，以荡其心。”遂叫来喜就烛上一火焚之。峻峰在京候验不题。

但未知蕙郎与夫人在家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幼神童一相定终身

却说蕙郎在家，自他父亲上京去后，逐日不离书房，功夫愈加纯正。母亲竺氏亦时常查考，凡平日读过的书籍，从新温了一遍。每逢三八会期，求他母亲命题一道，作文一篇。非迎送宾客，足迹并不到大门。如是者，两月有余。

一日，偶到门前，见街上走路的，这个说吕公在世，那个说陈抟复生。唧唧啾啾，三五成群，一直往东去了。蕙郎问赵才道：“这是为何？互相称奖。”赵才答道：“十字街口东，有个相面先生，说他系云南大理府人，姓曹名奇，道号通玄子。一名曹半仙。他的相法，是从天台山得来的。相的委实与众不同，因此哄动了一城人。大相公何不也去相相呢！”蕙郎道：“我去是要去，倘或太太找我，你说上对门王相公家讲书去了。”赵才应道：“晓得。”

蕙郎出了大门，往东直走。又转过两道小巷，抬头一看，已是寓首了。但见口东路北，一簇人围着个相士。里三层，外三层，拥挤不动。蕙郎到了跟前，并不能钻入人空里去，只得在外边静听。闻其指示详细，评断决绝，心中已暗暗称奇。适值相士出来小解，看见蕙郎便惊道：“相公也是来相面的吗？”蕙郎答道：“正是。”相士道：“好个出奇的贵相！”蕙郎道：“小生陋貌俗态，有何奇贵？先生莫非过奖了。”相士道：“良骥空群，自应诧目，岂是过奖。相公真要相时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一时相不仔细。明日饭后，在敝寓专等，肯赐光否？”蕙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明日定来请教。但不知先生寓在何处？”相士道：“从这条街上东去，见一个小胡同，往北直走，走到尽北头，向东一拐，又是一条东西街，名为贤孝坊。从西头往东数，路北第五家，就是敝

寓。门口有招牌可认。”蕙郎道：“我明日定去领教，但恐先生不在家，被人请去。”相士道：“一言约定，决不相欺。”蕙郎作别而去。相士也收拾了坛场，去回寓所。

却说蕙郎回到家中，步进书房。适赵才送茶到此，蕙郎问道：“太太曾找我么？”赵才答道：“不曾。请问大相公，曾叫他相过否？”蕙郎道：“这人真正相的好，但今日时候迫促，相不仔细，说定明日在下处等我。我禀知太太，明日饭后，一定要去的。”蕙郎把相面一事搁在心头，通夜并没睡着。

次早起来，向母亲竺氏道：“今日天气晴明，孩儿久困书房，甚是疲倦，意欲出去走走。街上有个相士，相的出奇，还要求他给相相。孩儿不敢擅去，特来禀知母亲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我却不禁止，你但出去，务要早回，我才放心。”蕙郎答道：“孩儿也不敢在外久住，毋烦母亲嘱咐。”用过早饭，封了五钱银子，藏在袖内。并不跟人，出门径往贤孝坊去了。蕙郎一来，这正是：

展开奇书观异相，鼓动铁舌断英才。

蕙郎到了这街西头，向东一望，路北第五家门口，果然有个招牌，上写“通玄子寓处”五字。蕙郎走到门前，叫道：“曹先生在家么？”内有一小厮应道：“现在。”蕙郎走进大门。往西一拐，又有个朝南的小门。进了这门，迎门是一池竹子。竹子旁边，有两株老梅，前面放着许多的花盆。转过池北是三间堂房，前出一厦，甚是干净。往里一看，后檐上放着一张条桌，上面摆着三事。前边八仙桌一张，搁着几本相书，放着文房四宝。墙上挂一横匾，写道：“法宗希夷”四字。旁边贴一对联，上写道：

心头有鉴断明天下休咎事，

眼底无花观遍域中往来人。

蕙郎正在打量，小厮进去说道：“有客来访。”那相士连忙走出相迎，道：“相公真不失信，老夫久候多时了。”让到屋里，分宾主坐下。叫小厮泼了一壶好茶来，彼此对饮了几杯。相士开言道：“算卦相面，先打听了人家的虚实，然后再为相算，名曰‘买春’。这是江湖中人的衣钵，予生平誓不为此。相公的尊姓大名，并系何等人家，暂且不问。俟相过后，再请教罢。”蕙郎道：“如此说先生的大号，小生也不便请问了。”相士道：“相公的贵相，非一言半语，可以说完，请到里边相看，尤觉僻静。”

相士领着蕙郎，从东间后檐上一个小门进去。又是朝西的两间竖头屋。前檐上尽是亮窗，窗下放着一张四仙小桌，对放着两把椅子。北山上铺着一张藤床，床上放着铺盖。后檐上挂着一轴古画，乃张子房杞桥进履图。两边放着两张月牙小桌，这桌上搁着双陆围棋，那桌上放着羌苗牙板。蕙郎称赞道：“先生如此摆设，真清雅人也。”相士答道：“旅邸草茅，未免污目。”

两个对面坐定，相士把蕙郎上下细看了一番。说道：“相公的贵相，天庭高耸，地阁方圆。两颧特立，准头丰隆。真五岳朝天之相，日后位至三公，自不必说。但印堂上微有厄气，天根亦微涉断缺，恐不利于少年。相书有云：‘一八、十八、二十八，下至眉攒上至发，是为上部，主少年。自天根至鼻头，是为中部，主中年。自承浆至颏下，是为下部，主末年。’贵相自十八至二十八，这十年未免有些坎坷。过得二十八岁渐入佳境。到得五十六十，功在庙社，名垂竹帛，显贵极矣，以后不必再相了。”蕙郎道：“先生如此过奖，小生安敢望此。”相士道：“我言不妄发，日后定验。”蕙郎又问道：“先生既精相法，亦通柱理吗？”相士道：“相法按八卦，分九宫。命理讲格局，论官禄。其实阴阳五行，生克制化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”蕙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先生不惟会相，亦且会算了，愿把贱造，再烦先生一看。总为致谢，未知先生肯否？”相士道：“这却使得。”

蕙郎就将八字写出，相士接过来看了看说道：“贵造刑冲不犯，官杀清楚，诚贵人格也。是九岁顺行运，自九岁至十九，还在父母运内，无容多说。细看流年，不出月余，定有喜事临门。自十九至二十九，这十年大运不通，子平说的好：‘老怕长生少怕衰，中年只怕病与胎。’你这十年行的正是胎运。过此以后，官星得权，百事如意了。但年年细查，不胜推算。待我总批几句，亲身领会罢。”遂提笔写讖语八句云：

学堂星动继红鸾，何料丧门忽到前。

驿马能牵大耗至，阴伏天牢紧相缠。

幸逢武曲照当命，那怕伤宫与比肩。

寿星应主晚岁运，一生福禄自延绵。

写完递与蕙郎说道：“相公，你一生的遭际，尽在八句话中。挨次经去，半点不错。此帖务要收好，勿致遗失。”遂拱手说道：“语少忌讳，万望包涵。”蕙郎谢道：“代为指迷曷胜感佩。”就把谢礼呈上，相士道：“老夫半生江湖，只重义气，不计钱财。相公日后高发，定有相逢之处。何必拘在一时，厚仪断不敢领。”蕙郎再三相让，相士极力推辞。

蕙郎见其出于诚心，说道：“先生既然不肯，小生另当致敬。尊命安好过违。”遂把封套袖起，相士方才问道：“相公尊姓大名呢？”蕙郎答道：“小生姓石名茂兰，贱字九畹。住在永宁街上，家君讳峨，字是峻峰。系壬午举人，癸未进士。现今赴京候检，去有两个多月了。相士道：“既然尊翁大人赴京检验，不出月余，定有喜信。这一句已是应验了。”彼此又盘桓了一会，蕙郎告辞，再三的致谢。相士送至门外，彼此作别而去。却说这个相士住了些时，不知流落何方。街上再不见他相面了。蕙郎在家不题。

但未知峻峰在京候验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念民艰挂冠归故里

却说石峻峰在京候验，住至月余，并无音信。一日，长班走来禀道：“小的今早经过吏部门前，见有牌示了。限于初四日早刻齐集，当堂面验。今日初三，就是明晨了。老爷把靴帽衣服，逐一打整停当。小的明日早来，好跟老爷同去。或坐车，或坐轿，今日雇下，省的明晨忙迫。”峻峰称了三钱银子，着长班去雇车子，就把衣帽等物，逐一检点了一番。叫来喜俱各包妥。用过午饭，转瞬天黑。峻峰早早关门睡去。

次早起来，叫来喜要水洗了脸，梳了头，用过了早饭。店主方才去开店门，长班进来禀道：“车子已到，请老爷早去，勿致有误。”就把衣包、帽盒，送在车上。峻峰上车坐定，长班却先走了。车夫使着车子，来喜随后跟着。霎时间，已到吏部门首。长班前来禀道：“路北有一个茶馆，甚是清雅。老爷下车，暂歇片时，换了衣服，再上衙门。”

峻峰下的车来，见路北门面铺上，挂着“煮茗”三字一个小招牌。进到里面，是三间瓦厦。两边俱是开窗。中间门上吊着帘子，院内东西两边，俱是走廊。时当九月，东廊下放着几盆金菊。西廊下挂着两笼画眉。峻峰步入房中，见后檐上贴着“聊胜指梅”四字。下边贴“茶赋”一篇云：

惟龙团之津液，与雀舌之汁膏。解睡余之烦渴，醒酒后之号呶。尔乃黄芽披蒸，绿脚垂洁。碧乳翻涛，银丝胜雪。列三等以为差，冠六清而独绝。酪可为奴，筵堪伴果。味品香泉，烹须炉火。盛玉罍其常湛，转金碾以成垛。至若经作陆羽，录著蔡襄。添温暖于冬腹，涤炎热于夏肠。既无恤夫冰厄，又何羨乎琼浆。

两旁又贴一对联云：

开户迎花笑，启窗听鸟鸣。

峻峰里面坐了一会，换过衣服。长班来禀道：“大人将近升堂，请老爷过衙门去罢。”峻峰跟着长班，走到仪门前边，挨省次站定。大人已上堂，从北直验起。一省或验中二十多人，或验中十五六人。点到峻峰，吏部停笔问道：“你原籍何处？”峻峰应道：“原籍河南，后迁湖广。”吏部又问道：“洛阳石浚川先生，是你一脉吗？”峻峰应道：“是进士的上世先祖。传至于今，已二十二代了。”吏部笑道：“你既系先儒苗裔，又当年力精壮，正该为朝廷出力报效。奈何追蒿邛之高风，负王家之遴选。你且下去，明日再听发落。”并未说验中与没验中。

峻峰下的堂来，心中甚是恍惚，不敢就走。直候到各省验完，大人退堂，方才回寓。心中度量了一夜。到得次早，叫长班去打听，回来禀道：“小的

见吏部书办说：‘大人已经启奏，再看旨下如何？’”峻峰心中愈加惊慌，住了两天，亲去打听。吏部已把圣谕贴出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思贤为国宝，安可野有留良。兹依部奏，验中进士，二百八十人。大省二十名，中省十五名，小省十名，各照数发往候缺。惟石峨系先儒后裔，理应速用，即授陕西西安府长安县知县。赴部领凭，毋得迟缓。钦此。

峻峰见了这道旨意，不胜欢喜。领过凭文，请了两位幕宾，招了几名长随。离了京城，自通州坝上船，星夜往黄州府进发。京报已早到家中，夫人竺氏叫赵才打扫客舍，制办羊酒，候峻峰来到，以便待客。住了些时，峻峰已到家中，亲戚朋友来叩喜者绳绳不绝。热闹了半月有余。峻峰恐误了凭限，祭过祖坟，择一吉日，率领家众，直往长安上任去了。这正是：

雪里无人来送炭，锦上谁不去添花。

却说峻峰一入陕西境界，就有人役来接。峻峰略把土俗民情，问了一番。因问“衙门广狭怎样？”来役禀道：“官衙内有鬼，历来的老爷，俱住民宅。小的来时，早已雇赁停当，修理齐楚。无烦老爷再为经心。”峻峰笑道：“本县素性是不怕鬼的。我定住官衙，不进民舍。你等作速回去，给我收拾官衙，违者到任重责。”来役跪央再三，决于不准。只得星夜赶回，把官衙打扫出来。峻峰一到县时，直就官衙内上任。

是晚，更夫巡夜，闻有鬼说道：“石青天在此居官，吾等暂且回避。”从此官衙内，安静无事了。上任三日，行香放告已毕。查前任的案卷，未结者还有二三十件，或出票，或出签，把一千人犯，俱各拘齐。出一牌示：“本县拟于某日，升堂理事。满城士民，愿看者概为不禁。”

到得那日清晨，衙门里人就填满了。峻峰自饭后升堂，坐至日夕，二三十件案卷，俱经理清。当批者批，当断者断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。无不情真罪当。一时看者，群惊为神。峻峰把众人唤到案前，晓谕道：“本县承乏兹土，虽无庞士龙之材，却有西门豹之心。在此居官一日，必不使尔等坐受阽危也。”众人叩谢而散。历任一年，政简刑清。做至三年，颂声载道。城内绅衿乡间百姓，送万民衣的，送万民伞的。贴德政歌的，纷纷不一。峻峰悉行阻却。特出一告条云：

长吏为民父母，兆民皆吾子也。父母育子不闻居功，长吏恤民岂意望报。嗣后媚谀之事，断不可复。

一县之人无可图报，遂题诗刻石，以铭其德云：

爱民勿徒羨異黃，窃幸邑侯称循良。

茧绩不繇咸淳化，鸣琴堪并单父堂。

割鸡聊把牛刀试，买犊旋庆筑麦场。

顶祝焚香情莫尽，永登贞珉志不忘。

后天启皇帝登基，太监魏忠贤专权用事。峻峰急欲退去，告优未暇，忽越级升了广西柳州府知府。到任三月怡化翔洽，适广西巡抚提进省议事。峻峰星夜赴省，来见宪台。巡抚道：“传贵府来，非商别事，今有东厂魏大人发下银子三十万。叫本院散给各府，各府散给各县，放于民间使用，三分起息，然后本利催齐解司。下岁领去再放。贵府该代放银六万两。作速领去，分派州县。”

峻峰禀道：“大人之命，卑职固不敢违，但柳州府地瘠民贫，兼之连岁凶歉。有者典当田宅，无者鬻卖妻子。自顾不赡，那有余钱，代为出息。还求大人极力挽转，务使百姓均沾实惠。”巡抚道：“这是东厂大人的钧旨，谁敢抗违。”

峻峰跪央道：“百姓是朝廷的百姓，官员是朝廷的官员。朝廷设官，原为牧民。并非设官代人放账。卑职只上知有皇上，下知有百姓，中知有大人。若浚民生而肥内监，这等样事卑职断不敢做，亦不肯做。还求大人三思。”巡抚道：“如此说，难道你不顾你的考成吗？”

峻峰起来冷笑道：“吾人出仕，原以行节，非图固宠。卑职自幼读书，颇有志气。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吾宁为五马荣挫志乎？大人既不肯为万民作主，卑职断不给太监放债。”巡抚怒道：“你这等的抗上，本院一定题参。”峻峰答道：“与其待大人题参，何如卑职先自引退。”遂告辞而出，银子分文不领。

回到署中，把仓库检点了一番，并无半点亏欠。未结的案卷逐一理清，应发的发回本县。把他的印绶，亲身送到巡抚衙门。抚院一见，甚是不悦。峻峰禀道：“百姓不可一日无官。居官不可一时无印。卑职既得罪东厂大人，岂容卑职久留此地。望大人暂且把印收去，以便委人。如魏大人加以罪谴，就是焚尸灭族，卑职愿以身当。并不累大人。”

说到此处，那巡抚就把印收去了。峻峰从省回衙，掩门待罪。住有半月，并无风信。遂雇了车轿，率领家属，仍回黄州去了。

不知峻峰回去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为友谊捐资置新宅

话说石峻峰弃官回署。巡抚委官盘查仓库，无半点亏欠，案卷无一件停留。只得一面委人看署，一面修书报与京中。书道：

叩禀：东厂司理监，魏大人座下。前承大人发下银两，卑职径定府县俱各派去。独柳州府知府石峨抗违不领，兼以弃官脱逃。特为禀明，以便究治。专

候钧旨，肃此上达。

广西巡抚某人顿首

魏忠贤拆书一看，心中想道：“放账滚利，终属私事。且石峨为人刚直，十分究治，未必甘罪。倘或皇上闻知更觉不妥。莫若将机就机，叫他去罢。”遂写一回书道：

兹承来札，俱已心照。柳州府知府石峨，虽系抗上，乃皇上亲放之人，不便究处。且素称廉明，恐失民望，弃官回籍，听其引退。勿得从刻，照书施行。

某月某日东厂特发

却说石峻峰转升之后，巡抚上疏，另题补了长安县一员知县。姓王名字止珍，乃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。系进士出身。往长安上任，路过襄阳府。襄阳府城内，有一个致仕的员外，姓胡名滌字涵斋。与王素系年谊。王来到襄阳拜看胡滌。胡滌设席邀请。

席间，王向胡员外道：“小弟先去上任，少停半载，再接贱眷。自番禺直抵长安，路径太长，一气难以打到。弟欲向年兄借一闲房，在此作个过栈。两截走，庶不艰苦。不知年兄肯相帮否？”胡员外答道：“宝眷到此，小弟理应照料，那烦年兄启口。”王道：“既蒙年兄慨许，小弟就谢过了。”席终之后，王回店，次日起身走了。

却说胡员外又自想道：“凡官员的家眷，少则二三十口，多则四五十人。现在住的宅子，终是安置不下，且不便宜。莫若另买一宅，权叫他住。一则全了朋友之谊，二则添些家产，岂不两全。”算计已定，遂叫官中，代为买房。

本街西头路南，有房子一处。房主姓徐名敦，本因宅子里有鬼，住不安稳。要卖了另置。就出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文约，交给官中杨小山。杨小山因向胡家来说，胡员外问道：“这房子他实在要多少银子？”杨小山道：“依他说要银五百两。”胡员外给他三百五十两。说来说去，讲到四百五十两，徐家就应口卖了。胡员外择了日期，同着亲朋，叫杨小山写了文约，把价银足数兑去。徐家把宅子腾出，交给胡员外。他另搬到别处去了。

却说王到任，住了半年。写了一封家书，差了一个的当家人，往广东去接家眷。家中男女，上下共有二十余人。一路直投襄阳府胡宅而来。胡员外着人把新买的宅子，打扫洁净。请王夫人与公子住在里面。一切照料，无不尽心。

歇近一月，正要起身而去。忽有一个家人，星夜赶来。禀道：“老爷已于四月间病故，小的料太太少爷，还在此处。特来报知，好去搬灵。”夫人公子听说，哭倒在地，半日方苏。公子与夫人计议：“此处到长安尚有两千余里。往来盘费，非同些小，手中无钱，如何去的？”夫人道：“央你胡年伯，或者

相帮，也未可定。”

王公子亲到胡员外家里，央他帮些银子，去接父灵。胡员外慨许，借银二百两。王公子得了银子，领着一个家人，往长安县搬灵去了。往返四五个月，才把灵柩搬到襄阳府来。胡员外城外有一处小房，叫他把灵柩停在里边。胡员外办礼制帐，亲去祭奠。其祭文云：

维吾兄之才略兮，堪称国良。甫操刀于小邑兮，治具毕张。苟骥足之大展兮，化被无方。胡皇天其不佑兮，遽梦黄梁。悲哲人之已萎兮，我心傍徨。陈壤奠于灵前兮，鉴兹薄觞。

这且按下不题。却说广东土寇大发，把广州一带俱被占去。王知县的灵柩一时难以回家。夫人公子，只得在此久住。

住有一年，夜间渐闻鬼声，且见鬼形。夫人公子总不肯说出，恐负了胡员外的好意。又住了几月，王夫人并上下人等，俱病死宅中。只剩得王公子夫妇二人，与他庶母所生的一个妹子，年方十一二岁。后广东贼寇平息，胡员外又助银百有余两，叫王公子押着他父母的灵柩，转回广东去了。落下这处闲房，并没人敢在里边去住。胡员外托官中典卖。俱嫌宅子不吉，总无售主。只得把大门常常锁着。

忽一夜间，胡员外梦见一个老叟，苍颜白发，手执藜杖，登门来了。说道：“小弟姓焦名宁馨。系绍兴府人氏，有一件要事相恳。西头路南宅子内有我一亲女、一甥女并一甥男。住已数年，今闻尊兄要卖此宅，但这两个女子，与尊兄有父子之分。日后就这宅子上还要招一佳婿，以光门楣。切不可妄听人言，轻为抛舍。”

胡员外醒来，把梦中的言语告诉夫人冯氏。冯氏夫人道：“梦寐之事，何足为凭。依我看来，咱家尽有钱使，何必典卖房宅，惹人耻笑。与其不值半文舍给人家。何如从新拆盖，赁出打租。”胡员外道：“夫人说得极是。我从今再不卖他了。”

到得次夜，时近三更，胡夫人有事未睡。忽见两个女子，丰姿绰约，颜色俏丽；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儿，淡妆缓步从外而来。见了胡夫人，深深一拜，一齐就跪下磕头。胡夫人两手扶起问道：“两位姐姐，你何人？为何行这样大礼。老身断不敢当。”二女子道：“儿等住在西头宅子上，已经几年；今因王夫人上下死在里面；义父说：‘宅子凶恶住不的了，’屡次托人变卖；幸得母亲一言劝醒就不卖了。儿等能得安居此处，以待良缘，为此特来相谢！”说罢飘然而去。胡夫人甚是骇异，叫醒胡员外；把见两女子的事，说与他听。胡员外道：“夫人所见与吾梦相符。此中必有缘故。这宅子我定是不卖了。但不知后来，应在何处？”这正是：
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且按下不提。却说这宅子对门，有一个孝廉公姓朱名耀彩，字斐文。年近五旬，他发身时，是中的解元。会试曾荐元三次，俱未得中。闽省之人，群称为文章宗匠，理学名宿。他有一个儿子，名□，字良玉。年方二十三岁，是个食廩的生员。人物聪俊，学问充足。王公子在此住时，门首时常相见。王公子羡慕朱□。朱□也钦仰王公子。王公子也是个补了廩的秀才，因是同道朋友，两个就拜成兄弟。王夫人与朱□的母亲，亦时相往来，彼此情意甚觉投合。王夫人的女儿并拜朱夫人为义母。

王夫人在日，朱夫人不时的把王小姐接过这院修理头面，添补衣裳，待之无异亲生。及王夫人夫妇灵柩归家有期，朱夫人又把王小姐接过来，照料了一番。说道：“吾儿我与你果有缘法，日后须落在在一块方好。但你居广东，我住湖广，云山间阻，从此一别，今生断不能再见了。”说罢，不觉泣下。王小姐答道：“孩儿仗托母亲的福力，安知后日不常靠着母亲。”亦自滴泪满怀。从此王夫人夫妇灵柩回去。朱夫人日逐想念王小姐，几乎成病。数月以后，方才开怀。王小姐回到家中，父母大事已过。兄嫂欲为他择配，王小姐也不便当面阻绝。作诗一首，贴于房中。其诗云：

婚姻大事系前缘，媒氏冰人徒枉然。

义母临岐曾有约，常思归落在伊边。

年过二十方许嫁，且托绣闺读史篇。

若使赤绳强相系，情甘一命赴黄泉。

自从王小姐作诗之后，择配一事，兄嫂二人，也再不敢提了。却说番禺县有一个极灵验的巫婆，能知人已往将来的事情。一日，走到王宅看见王小姐说道：“这个姑娘，定是一位夫人。但必须经过三个娘家，方才成人。可惜形神之间，将来不无变换，这是数该如此，也不是他好意这般。”王夫人仔细相问，那巫婆答道：“事系渺冥，不可说破，到了那时，便自明白。”又待问时，那巫婆撤身而出。王夫人把这话告诉王公子，王公子道：“巫婆之言，殊属可恶。”从此分付看门的：“一切巫婆人等，俱不准进门。”

王小姐自见那巫婆之后，渐渐的懒于见人。日逐在他卧楼上，做些针指，并不轻发言笑。长至一十五岁时，容颜甚是标致。忽然坐了一个病根，一时昏去，半日方醒。王公子延医调治，总不见痊。王公子怨他夫人叫巫婆进院，所以致的他妹子这样。王小姐闻知劝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死生有命。一个巫婆，他如何就能勾叫我这样，哥哥断不可瞒怨嫂子。”王公子听说，方才缄口。且休说王小姐后日怎样。

尚未知石峻峰回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孝顺男变产还父债

却说石峻峰回得家来，关门避事。自与蕙郎讲几篇文章，论几章经史。除此以外，清明天气，约相契三四人，闲出郊外，临流登山，酌酒赋诗而已。那蕙郎未有妻室，与未入泮宫，是他留心的两件要事。

一日，在客舍内静坐。见两个媒婆先到面前，一个叫做周大脚，一个叫做马长腿。笑着说道：“幸逢老爷在家，俺两个方不枉费了脚步。”峻峰问道：“你两个是为大相公的婚事而来吗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正是为此而来。”峻峰道：“你两个先到里面，向太太说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二媒婆听说，走入中堂去了。石夫人一见说道：“你两个老媒，为何久不来俺家走走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俺不是给大相公拣了一头好亲事，还不得闲上太太家来哩。”石夫人问道：“是说的那一家？”二媒婆答道：“是十字街南，路东房老爷家。他家的小姐今年十八，姿色十分出众；工针指、通文墨。房太太只这一位小姐，还有一付好陪送哩！太太与老爷商量，若是中意，俺两个好上那头去说。”夫人道：“这却也好。”叫来喜：“去请老爷进来。”

峻峰进得房中，坐下。夫人向着说道：“两个老媒为蕙郎议亲，说的是房家，在十字口南边住。你可知道么？”峻峰道：“这是做太河卫守备的房应魁。”二媒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峻峰道：“这是无庸打听的，那里的姑娘多大小了？”二媒道：“十八岁，人材、针指，无一不好，且是识文解字。过门时，又有好陪送。说的俱是实话，并不敢半点欺瞒。老爷，若说是好，俺就向那边说去。”峻峰道：“别无可说，你房老爷若不嫌我穷时，我就与他结亲。”

两媒婆见峻峰夫妇已是应许，起身就走。石夫人道：“老媒别走，吃过午饭去。”二媒笑道：“太太，常言说的好，热媒热媒，不可迟回。俺那头说妥了，磕头时一总扰太太罢。”说毕，就出了大门，直往十字口南去了。

二媒婆到得房宅，正值房应魁与夫人刘氏小姐翠容，在中堂坐着说话。房太太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你两个是来给小姐题媒的吗？”二媒应道：“太太倒猜的准。”

翠容听说，把脸红了红，头也不抬，就躲在别房里去了。房应魁问道：“说的是那一家？”二媒答道：“永宁街上住的石太爷家。”房应魁道：“这是石峻峰，他不给魏太监放账，连知府也不做了，好一个硬气人。他的学生，我曾见过。人物甚好，学问极通，人俱说他是个神童。目下，却还未曾进学哩。门当户对，这是头好亲事，说去罢了。”房夫人道：“既是他家，我也晓得。但他家土地不多，居官未久，无甚积蓄。恐过门后，日子艰窘。”房应魁道：“人家作亲，会拣的拣儿郎，不会拣的拣宅房。贫富自有命定，何必

只看眼前。”夫人道：“主意你拿，妾亦不敢过谬。”

二媒又追问一句道：“老爷太太若是应承，俺两个明日就磕喜头了。”房应魁道：“这是何事，既然应允，岂肯更口。”二媒听说辞出。迟了两日，两媒先到石家磕喜头，每人赏银二两。后到房家磕喜头，也照数赏银二两。石峻峰看了日期换过庚帖，议定腊月十八日过门。峻峰的要紧心事，就割去一半了。只蕙郎未曾进学，还时刻在念。

到得六月半间，学院行文岁考。黄州定于七月初二日调齐，初八日下马。峻峰闻信，就打点盘缠，领着蕙郎赴府应考。这个学院最认的文章，又喜好书写。蕙郎进得场时，头一道题，是季路问事鬼神。次题是，莫非命也。蕙郎下笔如神，未过午刻，两篇文章，真草俱就。略等了一会，学院升堂，蕙郎就把卷子交去。学院见他人才秀雅，送卷神速。遂叫到公案桌前，把卷子展开一看。真个是字字珠玑，句句锦绣。兼之书写端楷。夸奖道：“此诚翰院材也。”遂拈笔题诗一首以赠之。其诗云：

人材非易得，川岳自降神。

文体追西汉，笔锋傲晋人。

箕裘千载旧，经济一时新。

养就从龙器，应为王家宾。

蕙郎出得场来，把文章写给他父亲一看。峻峰道：“文章虽不甚好，却还有些指望。”及至拆号，蕙郎进了案首。对门王诤进了第二。却说王诤乃刑部主事王有章之子，为人甚不端方。兄弟三个，他系居长。自他父母去世，持其家资殷厚，往往暗地里图谋人家的妻女。外面总不露像。蕙郎窥看虽透，因是同进，遂成莫逆之交。

这且不说，却说峻峰领着蕙郎回到家来，不觉已口就是十月尽间。蕙郎的婚期渐近。峻峰打点首饰，制办衣裳。到了腊月十八的吉期，鼓乐喧天，烛火照地。把新人房翠容娶进门来。拜堂已毕，送入洞房。到晚客散，夫妻恩爱，自不消说。

过得一月有余，王诤在这边与蕙郎说话，适值翠容从娘家回来。偷眼瞧见王诤，问丫头道：“那是何人？”丫头答道：“是对门王相公。”翠容默然无言。及到晚间，蕙郎归房。翠容道：“对门王生，獐头鼠目，心术定属不端；常相交接，恐为所害，相公千万留心方妥。”蕙郎答道：“同学朋友，何必相猜。”

翠容因娶的未久，亦不便再说了。到得科考，蕙郎蒙取一名，补了廪饩，王诤蒙取二等，亦成增广。两个合伴上省应试，蕙郎二场被贴而回。是岁蕙郎年正十九，回想相士所批学堂红鸾一句，已经应验。再想丧门到前一句

，心上却甚是有些踌躇。及至到了来春三四月间，罗田县瘟疫大行。峻峰夫妇二人，俱染时症相继而亡。才知相士之言，无一不验。蕙郎克尽子道，衣衾棺槨，无不尽心。把父母发送入土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魏太监一时虽宽过了石峨，心下终是怀恨。此时西安府，新选了一个知府，姓范名承颜，最好奔走权贵。掣签后，托人情使银子，认在魏太监的门下。一日，特来参见，说话之间，魏太监道及石峨不给放账一事。意味之间，甚觉憾然。范承颜答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卑职此去定为大人雪耻。”说定告辞而退。

及至范承颜到了任所，留心搜寻石峨在任的事件。他居官三年，并无半点不好的事情。惟长安县有引河一道，系石峨的前任奉旨所开。数年以来，将近淤平。范承颜就以此为由，禀报督抚。说：“此河虽系石峨前任所开，石峨在任，并不疏挑，致使淤平，贻水患害民。理应提回原任，罚银五千两，以使赔修。”抚院具了题，就着西安府行文用印。

却说石茂兰在家，那一日是他父亲的周年。一切亲友都来祭奠，午间正有客时。忽然两个差人，一个执签，一个提锁，来到石家门首。厉声叫道：“石相公在家么？”赵才听说应道：“在家。”石茂兰也随后跟出来。差人一见，不用分说，就走近前来，把锁子给石生带上。石生不知何故？大家喧嚷。众客听说一齐出来劝解。那差人道：“他是犯了钦差大事，俺们也不敢作主，叫他自己当堂分辨去罢。”翠容在内宅，听说丈夫被锁，也跑出门外观望，谁知早被对门王诤看了尽情。众人劝解差人不下，也各自散了。翠容见他丈夫事不结局，就回到院内哭去了。

差人带着石生，见了县主。县主问道：“你就是原任长安县知县石峨的儿子吗？”石茂兰答道：“生员正是。”县主道：“你父亲失误钦工，理应该你赔修。你作速凑办银两，以便解你前去。”石茂兰回道：“此河生父并未经手，赔修应在前任，还求老爷原情。”县公道：“你勿得强辩。着原差押下去，限你一月为期，如或抗违迟误，定行详革治罪。”石茂兰满心被屈，无可奈何，下得堂来，出了衙门。左右打算，没处弄钱；只得去找官中，把房宅地土，尽行出约变卖。这官中拿着文约，各处觅主；此时人人闻知石生之事，恐有连累，并没人敢要。

这一日，官中在街上恰恰遇着王诤，提及石茂兰变产一事。王诤心里欲暗图房翠容，遂说道：“朋友有难，理应相帮，这房宅地土，别人不敢要时，我却暂且留下。俟石兄发财时，任他回赎。但不知文约上是要多少银子？”官中道：“是要四千五百两。”王诤道：“我也并不口勒，就照数给他。”

官中听了，喜道：“王相公这就是为朋友了。”遂把石茂兰请到他家，同

着差人，官中把正数四千五百两银子兑讫。王诤又说道：“我听说来文是罚银五千。四千五百两，长兄断不能了结此。莫如外助银五百两，系弟的薄心。”石茂兰谢道：“感长兄盛情，弟何以报。”就把这五百银子，也拿在家来了。

翠容闻知便说道：“对门王家，只可受他的价银，是咱所应得的。外银五百，未必不有别意，断不可受。”石茂兰不听，把翠容送在娘家去。赵才、来喜俱各打发走了。遂把宅子地土，一一交清。县公办了一道文书，上写道：

罗田县正堂加三级钱，为关移事。敝县查得，原任长安县知县石峨，已经身故。票拘伊子石茂兰；并赔修银两五千正。差解投送，贵府务取收管，须至移者。

罗田县差了两个人役，把石生并银子直解到西安府去了。石生一去莫提。但不知翠容在家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贞烈女舍身报母仇

话说房翠容回到娘家，一则挂念石生，又掂度着王家五百两空银子；日夜忧愁，容颜渐觉憔悴。房应魁见他女儿这般光景，心里十分肮脏，积得成病死了。剩下翠容母子二人，更加凄楚。

这王诤自见翠容之后，心图到手，苦于无方。闻说房守备已死，他生了一计。因长安现任知县是他父亲的门生，就骑了一个极快的骡子，一日可行五六百里，遂往长安县去了。进得衙门，住了几天，知县金日萃偶然说及石家这桩事来。王诤道：“石公子是弟的同进，且系对门。他变了产业来赔修河工，料他不久就到了。但有句话不得不向世兄说知，石生为人甚是诡谲。完工之后，定叫他看守三年，才可放他回家。不然，偶有差失就累及世兄了。”金日萃应道：“相为之言，小弟自当铭心。”王诤又停留了几日，就回罗田县来了。

石茂兰来到西安府，落了店。差人投了文。次日早堂，见了太府，太府限他六个月完功。差人把石公子并银子五千，押送长安县去。长安的知县把银子存库。每日只发银子二十五两，着差人同石公子觅夫二百多名，往河上去修理。挑的挑，扶的扶，只消得一百四十五天，就修的依旧如初了。剩下的银子还有两千，石生去领。长安县开出一本上司衙门使费的账来，给石生看说：“刚刚足用并没剩得分毫。”

石生也不敢十分强要，亲去禀知太府，工已告竣。太府验过，把功收讫。石生送了一个求回籍的禀帖，太府批道：“工虽已竣，尚须保固三年，方许回籍。私逃者，拿回重责。”就把石生羁绊在此处了。吃饭没钱买，住店没钱雇，只得在河岸上搭了一个窝铺住着。日间在城里卖些字画，落得钱数银子，聊且糊口；晚上回到窝铺里去睡；受了许多饥寒，尝了无限苦楚；作诗以自伤

，其诗曰：

河工告峻不许还，身受艰辛几百般。
异域无亲谁靠恋，故乡相隔多云山。
白昼街头空扰扰，夜间卧听水潺潺。
转筹返旆在何日？心痛曷胜雨泪潸。

石生在外住过一年，王诤在家写了一封假书，着人送到房宅，说是石生的家报。翠容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予自修河长安，操劳过度，饮食不均，积成一病。迩来日就垂危，料此生断难重聚。贤妻年当青春，任尔自便，勿为我所误。余言不宣。

拙夫石茂兰手书

翠容问家人道：“这书字是谁送来的？”那家人答道：“是西头王宅里人送来的。”翠容心里道：“孽畜是来行离间计了。”也写了一封回书道：

妾自丈夫西去，久已封发自守。此心不惟坚若金石，亦且皎如日月。但祈生渡玉门，以图偕老。如有不讳，情甘就木。禽兽之行，断不肯为。临启曷胜怆凄之至。

贱妾房翠容泣书

写完封好，着人送给王诤说：“这是石家娘子的家信，烦王大爷千万托人捎到长安去。”王诤收下，拆开一看。知此计断是不行了。心中又画了一策：“听闻那刘氏夫人，夜间常起来焚香拜斗。再把这个老妈治煞，单剩翠容，一个女子，断难逃脱我手了。”主意拿定，他家有个家生子名唤黄虎。年纪二十多岁，甚是凶恶，且善于跳墙。许了他五十两银子，叫他往房家去行刺，黄虎应允。

到了次夜，黄虎拿了一个金刚圈。竟跳入房宅内院，转过堂前一望，见刘氏夫人跪在地下，正磕头拜斗哩。黄虎暗暗走到背后，一把掀倒，使脚蹬住喉咙。顿饭时间，把个刘氏夫人活活的扼死了。翠容在房等候多时，不见他母亲回去。起来看时，早已死了。叫人抬进屋里，痛哭一场。天明料理丧事，不题。翠容想道：“害吾母者非他人，定是王诤。”欲待鸣官，苦无凭证；且身系女流，不便出去。无奈何，忍气吞声，把刘氏夫人殡葬了。是时，正当八月尽间。

一日，阴雨蒙蒙，金风飒飒。凄凉之状，甚是难言。到得晚间，点起灯来，追念双亲，怀想丈夫，滴了几点血泪。因题诗一首道：

征人一去路悠悠，孤守深闺已再秋。
万里堤旁草渐蔓，望夫石畔水空流。
游鱼浮束渺无望，飞雁衔书向谁投？

忧思常萦魂梦内，几时相逢在重楼？

诗已题完，千思万想，总是无路。长叹道：“这等薄命，却不如早死为妙。”遂取了一根带子，拴在门上阑上。正伸头时，忽见观音老母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祥云霭霭，从空而降；把带子一把扯断，叫道：“石娘子，为何起此短见？只因石生的魔障未消，你的厄期未过。所以目下夫妻拆散。你的富贵荣华全在后半世哩。我教你两句要言：‘作尼莫犯比丘戒，遇僧须念弥陀经。’这两句话就可以全你的名节，保你的性命。切记勿忘。外有药面一包，到万难解脱时，你把这药向那人面上洒去，你好逃生。”翠容一一记清了。正要说话，那菩萨已腾空去了。翠容起来看时，桌上果有药一包。上写“催命丹”三字。仍旧包好，带在身边。出来焚香拜谢一番，方才回房。不题。

却说王诨又生一计，使钱买着县里的衙役，拿着一张假文来向翠容道：“石公子已经亡故，河工还未修完。现有长安县的关文，叫家里人去修完河工，以便收尸。翠容不知是计，认以为真，痛哭了一场。对差人道：“我家里实没人来领尸，烦公差大哥回禀县上老爷，给转一路回去罢。”差人道：“这也使的，但须有些使费。”翠容把首饰等物，当了几两银子交与差人拿去。差人回向王诨道：“房小姐认真石公子是死了。”

住了些时，王诨着人来题媒，翠容不允。后又叫家人来讨债，翠容答道：“我是一个女人，那有银子还债。”王诨又行贿县公，求替他追比这宗账目。这罗田县知县，姓钱名为党。是个利徒，就差了原差，飞签火票，立拿房氏当堂回话。差人朝夕门口喊叫，房翠容那敢出头。谁料祸不单行，房应魁做守备时，有一宗打造的银子，私自使讠，并未奏销清楚。上宪查出，闻其已死，行文着本县代为变产填补亏空。遂把他的宅子尽封去了。翠容只得赁了两间房子，在里边安身。

王诨见翠容落得这般苦楚，又托了他的一个姨娘姓毛，原是房家的紧邻。来向翠容细劝道：“你是少年妇人，如何能打官司？又没银子给他，万一出官，体面安在？依我看来，你这等无依无靠，不如嫁了他为妥。到了他家，那王诨断不轻贱看你。”翠容转想道：“菩萨嘱咐的言语，或者到了他家能报我仇，也未可知。”遂假应道：“我到了这般田地，也无可奈何了。任凭王家摆布罢。”毛氏得了这个口角，就回信给王诨。次日，王诨就着他姨娘送过二十两银子来，叫翠容打整身面。怕他夫人不准，择了一个好日子，把房翠容娶在另一处宅子上去。这正是：

真心要赴阳台会，却成南柯梦一场。

话说王诨到了晚间进房，把翠容仔细一看，真是十分美貌。走近前来，意欲相调。翠容正色止住道：“我有话先向你说知，我丈夫石生，与你何等相与

？定要娶我，友谊安在？且我母亲与你何仇？暗地着人治死。”王诤道：“你我已成夫妇，往事不必再提。”翠容道：“咱二人实系仇家，何得不思雪夙恨。”遂把那药面拿在手中，向王诤脸上一洒。那王诤哎哟一声，当即倒地而死。

翠容见王诤已死，打开头面箱子。把上好的金珠，包了一个包袱。约值千金，藏在怀中。开了房门，要望路而走。忽然就地刮起一阵大风，把翠容刮在半虚空中，飘飘荡荡，觉着刮了有两三千里，方才落下。风气渐息，天色已明。抬头看时，却是观音堂一座。

进内一看，前边一座大殿，是塑的佛爷。转入后殿，里面是观音菩萨。尽后边才是禅堂。从禅堂里走出一个老尼来，年近七旬。问道：“女菩萨，你是从何处来的？”房翠容答道：“妾是黄州府罗田县人。丈夫姓石，今夜被狂风刮来的；不知这是什么去处？离罗田县有多少路程？”老尼道：“这是四川成都府城西，离城三里地。此去黄州，约有两千多路。”翠容道：“奴家既到这里，断难一时回家了。情愿给师傅做徒弟罢。”老尼道：“我比丘家有五戒，守得这五戒，才可出的家。”

翠容问道：“是那五戒？”老尼道：“目不视邪色，耳不听邪声，口不出邪言，足不走邪径，心不起邪念。”翠容道：“这五件，我都守得住。”老尼道：“你能如此，我给你闲房一座住着。各自起火，早晚不过替我扫扫殿，烧烧香。除此以外，并无别事派你了。若是愿意，你就住下。”翠容道：“这却甚好。”遂拜老尼为师。折变了些首饰，以此渡日。翠容想道：“菩萨说，‘作尼莫犯比丘戒’这句我明白了。‘遇僧须念弥陀经’，僧者，佛也。”就一日两次，来佛殿前焚香祷祝，不题。房翠容在外莫说。

但不知茂兰回来如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穷秀才故入阴魔障

话说石茂兰看守河工三年，方才回家。进的城来，无处投奔，只得先往岳丈家去看看。到了房宅门口，见物是人非，甚是惊异。打听旁人说：“房守备夫妇俱没了，他家小姐被王诤设法娶去，王诤已死，房小姐并不知归往何处去了？这宅子是奉官变卖填补亏空了。”茂兰闻说，大惊失色。回想：“不听翠容之言，所以致有今日。”暗地里痛哭一场。前瞻后顾，无处扎脚，遂投城外客店里宿下。反复思想：“欲还在此处住罢，这等落寞难见亲朋。不如暂往襄阳，以便再寻生路。”

店里歇了一夜，次早就往襄阳府去了。到得襄阳，见那城郭宏整，人烟辐凑，居然又是个府会，比黄州更觉热闹。落到店中，歇了两日；买了些纸来，画了几张条山，写了几幅手卷。逐日在街头上卖，也落得些钱，暂且活生

。

一日，走到太平巷来，东头路北第三家，是胡员外的宅子。路南错对门是个酒铺，门上贴一付对联道：

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

石生走近前来，就进酒铺里坐下。酒保问道：“老客是要吃酒的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只要吃四两。”那酒保把热酒取过四两来，给石生斟上，就照管别的客去了。石生把酒吃完，还了酒钱。正要起身出去，忽重店里边跑出一个人来，却是个长随的打扮。问石生道：“你这画是卖的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把画展开一看，夸道：“画的委实不错，这是桩什么故事？”石生道：“是朱虚后诛诸吕图。”那人究问详细，石生把当年汉家的故事说了一遍，并上面的诗句也念给他听了。那人道：“你这一张画要多少钱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凭太爷相赠便了。”那人重包里取出一块银子，约有三钱，递给石生。拣了一张画，卷好拿在手中，仍上里边吃酒去了。

此时，适值胡员外，在门首站着。把石生上下打量一番。想道：“我相此人，终须大贵。”遂走过来问道：“尊客是那边来的呢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在下是重黄州府罗田县来的。”胡员外问道：“罗田县有个石岚庵，你可认得他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就是先严。”胡员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世兄是位公子了，如何流落到此处？”

此时，石生不知道，方才那个买画的是魏太监私访的家人。就把他父亲生前弃官，死后修河的事情逐一说了个清楚。都被那买画的人，听在心里去了。胡员外也把字画拿过来一看，称赞道：“世兄写画俱佳，甚属可敬。若不相弃，到舍下少叙片刻何如？”石生略不推辞，就随着胡员外走过去了。

进得胡员外的院来，让在西书房里坐下，叫人打整酒饭。胡员外问道：“世兄曾进过学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已徼幸过了。”胡员外又道：“世兄既经发轫，还该努力读书，以图上进，区区小成，何足终身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晚生非不有志前进，无奈遭际不幸，父母双亡，夫妻拆散，家业凋零；不惟无以安身，并且难于糊口；读书一事，所以提不起了。幸承老先生垂顾，相对殊觉赧颜。”胡员外道：“穷通者人之常，这是无妨的。重来有志者事竟成。世兄果有意上进，读书之资，就全在老夫身上。何如？”石生当下致谢不尽。

待饭已毕，胡员外道：“念书须得个清静书房，街西头我有一处闲房，甚是僻净。先领你去看看，何如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如此正妙。”胡员外领着石生，家人拿着钥匙，开了大门进去，走到客位，东山头上有个小角门，里边是一个大院子；正中有个养鱼池，池前是一座石山子，山子前是两大架葡萄；池北边有前后出廊的瓦房三间，是座书房，前面挂着“芸经堂”三字一面匾；屋里

东山头上，有个小门，进去是两间暖书房，却甚明亮；后边有泥房三间是个厨屋，厨屋前有两株垂杨，后边有几棵桃树，两株老松，一池竹子。

石生看完，胡员外道：“这个去处，做个书房何如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极好。”胡员外道：“世兄若爱中了此处，今晚暂且回店。明日我就着人打扫，后日你就搬过来罢了。但大门时常关锁，出入不便；重东边小胡同里，另开一门，你早晚出入便可自由了。”石生谢道：“多烦老先生操心。”遂别过胡员外而去，不题。

却说胡员外到了次日，就叫人另开了一个小门。把书房里打扫干净，专候石生搬来。到了第三日，石生重新买的书籍笔砚，自家拿着，叫人担着铺盖，直走到书房里边，方才放下。时当炎暑天气，西山头上铺着一张小床，把铺盖搁在上面。前檐上，一张八仙桌子，把书籍笔砚摆在上头。胡员外进来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这却也罢了。”又道：“世兄既在此住扎，你我就是一家人了。晴明天气卖些字画，或可糊口。倘或阴天下雨，难出门时，老夫自别有照应，断勿相拘。”石生再三致谢，说完同着胡员外锁了门，仍往街上去了。

胡员外回到家来，向夫人冯氏说道：“我看石公子日后定是大发，佳婿之说，大约应在此人了。但不知二女重何而出？”夫人答道：“渺冥之事，未必果应，这也不必多说。”再说石生到了街上，又卖了几张字画。天色已黑，买了一枝蜡烛，拨了一壶热茶，来到门首，开了锁进来。关上门，走到屋里。把烛点上一看，书籍笔砚俱没有了。心中惊异道：“门是锁着，何人进来拿去？”吃着茶，坐了一会。谯楼上，已鼓打二更了。忽听得，东山头上角门响了一声，重里边走出一个女子来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；两手捧着书籍，姗姗来前，仍旧把书籍放在桌上。你说这女子是什么光景？

人材一表，两鬓整齐。乌云缭绕，柳腰桃腮。美目清皎，口不点唇，蛾眉淡扫。金莲步来三回转，却只因鞋弓袜小。何等样标致，怎般的窈窕。细看来，真真是世上绝无人间少。

——右调《步步娇》

又见一个女子，年不过二八。双手捧着笔砚，袅袅而至，照样放在原旧去处。你说这个女子是何等模样？

面庞圆漫细长身，鬓发如云。鬟匀髻高半尺头上戴，金莲三寸不沾尘。口辅儿端好，眸子儿传神。丰姿甚可人。又虽不是若耶溪边浣纱女，却宛似和番出塞的王昭君。

——右调《耍孩儿》

这两个女子站在桌前，石生麾之不去。问道：“你莫非是两个鬼吗？”彼此相视而笑。少顷，走近前来，把石生双目封住，石生全然不怕，极力挣开

；又把烛吹灭，石生重新点上。闹有半夜，石生身觉困倦，倒在床上，二女子把他抬着屋里走了一遭，依旧放在床上，石生只当不觉。时将鸡叫，二女子方回竖头屋里去了。只听得两个女子笑着说道：“石郎如此胆量，定当大成，吾等得所托矣！”

到了次晚，石生又在外回来。点上烛时，二女子仍旧在桌旁站候。石生问道：“你两个是要做么？”二女子答道：“俺要念书。”石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二人是何名姓？”只见那个大的答道：“我叫秋英。”小的答道：“我叫春芳。”再问其姓氏，俯而不答。石生道：“你既要念书，须得书籍。”二女子答道：“都有。”

石生先写数字行，叫两女子来认一遍，认去无不字字记得清楚。石生道：“你两个却也念的书。”二女子转入屋里，各拿四书一部出来上学。石生问道：“你各人能念多少呢？”二女子答道：“能念两册。”号上两册，一个时辰就来背书，却是甚熟。教他写字，出手就能成个。石生甚是惊讶。

又一日晚间，春芳领着一个唇红齿白七八岁的幼童走进门来，见了石生就跪下磕头。石生问道：“这又是谁？”春芳答道：“这是我的兄弟，名唤馗儿，特来上学，望先生收留下他。”石生道：“这那有不收之理。”春芳送一红纸封套给石生，石生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春芳答道：“是馗儿的贽见，先生收下罢！日后还有用处。”石生打开一看却是金如意一支，遂叫馗儿过来号书，念的比那两个女子更多。叫他写字，写的比那两个女子更好。没消一月的工夫，三个的四书俱各念完；号上经典没消半年，五经皆通；讲书作文，开笔就能成章。一年之后，文章诗赋，三个俱无不精通。

一日晚间，石生向三个徒弟道：“尔等重我将近二年，学问料有近益，我各出对联一句，你们务要对工，以见才思。遂先召春芳出一联云：

红桃吐葩艳阳早占三春日，

春芳不待思想顺口对道：

绿柳垂线繁阴遍遮四夏天。

又召秋英出一联云：

竹有箭松有筠历风霜而叶柯不改，

秋英也顺口对道：

金在熔石在璞经琢磨而光彩弥彰。

又召馗儿出一联云：

设几席以程材提耳命面幸逢孺子可教，

馗儿也接口对道：

望门墙而受业淑陶渐摩欣被先生之风。

石生夸道：“你三个对的俱甚工稳，足见竿头进步。”自此以后，师徒四人相处，倏忽间二载有余。这石生在外鳏居已久，见二女子又是绝色美貌，未免有些欣羡之意，时以戏言挑之。二女子厉色相拒道：“你我现系师徒，师徒犹父子也。遽萌苟且之心，岂不有忝名教，自误前程，劝先生断勿再起妄念。”石生见其词严义正，游戏之言，从此不敢说了。石生与二女子，虽有幽明，却同一家。只石生自己知道，总不向人说出。

但不知后来终能隐昧否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富监生误投陷人坑

话说石生夜间教书一事，虽不肯向人说出，然亦终难隐昧。太平巷东北鼓棚街上，有一个黉门监生，姓蔡名寅字敬符，家道殷富。太平巷西头面北大街有他绸缎铺一个，本钱约有六七千金，日逐上铺，定经过石生前。又常买他的字画，因此与石生相熟。一日晚上回家，走至石生书，闻里面书声朗朗，并非一两人的声音。蔡寅心中异样道：“石九畹只他自己，何念书者之多也？莫非收了几个徒弟吗？”

到了次日，街上遇见石生问道：“九畹兄近日收了几位高徒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只弟孤身一人，有甚徒弟？”蔡寅道：“莫要瞒我。”石生道：“你若不信，自管来看。”蔡寅终是疑惑。又一日晚间来到此处，竟把门叫开，到屋里看了一眼，果然只是石生，并无别人，心上愈加惊异。暗暗想道：“石九畹器宇轩昂，学殖深厚，或者后当发迹，默有鬼神相助，也说不定。”从此见了石生分外的亲敬。

蔡寅有个妹子，年届十六，姿色倾城，尚未许人。蔡寅向他母亲说道：“石公子目下虽然厄穷，日后定然发迹，不如托人保亲，把妹子许了他为妥。”其母答道：“石生半世沦落，何时运转？婚姻大事，不可苟且，我自留心，给他择配，这事你却不必多管。”蔡寅闭口而退。

一日蔡寅在铺内算账，过晚回家，时已鼓打二更。走到石生前，听得内里书声，不忍舍去，又听了半个时辰，转身走到太平巷东头，刚才往北一拐，路旁过来了四个棍徒，上前拦住道：“蔡大爷怎晚才回家吗？”蔡寅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一个说：“天还不甚晚，请蔡大爷到舍下坐坐，俺去送你。”遂把蔡寅领到一个背巷里去，那人叫开大门，让蔡寅进去。蔡寅留心一看，见不是个好去处，撤身要走，那里容得。只见四个人把蔡寅推推搡搡，架到屋里，外边的门户俱关锁了。蔡寅见他四个甚是凶恶，也就不敢十分强走了。

那人把蔡寅延至上座，他四个在两旁相陪，大酒大肉，登时吃起。蔡寅说道：“弟与兄等虽系同城，未曾识面，叨承厚扰，何以相报？请问兄等尊姓大名，异日好相称呼。”这个说：“我叫秦雄西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叫楚旺南。

”一个说：“我是鲁挟山。”一个说：“我是齐超海。”秦雄西道：“俺四个系拜的把子，俱是肝胆义气朋友，素闻蔡爷的大名，故斗胆邀来一叙。”

说话中间，从里面走出两个妓女来。楚旺南叫道：“你两个过来，陪着蔡爷吃酒，俺们转一转来。”二妓女走到蔡寅面前，深深道了个万福，就坐在两旁。那四人转入里面去了。蔡寅问道：“二位美人尊姓台号呢？”大的答道：“贱妾姓白名唤玉琢。”小的答道：“贱妾姓黄名唤金镶。”

蔡寅见了这两个妓女，不觉神魂飘荡，二妓女又极力奉承，就吃的酒有七八分了。蔡寅道：“你我三人猜枚行令，还未尽兴，如有妙调见赐一二，方畅予怀。”玉琢道：“蔡爷若不嫌聒噪，贱妾就要献丑了。”遂口唱一曲道：

纱窗儿照照，卸残妆，暂把熏笼靠。好叫我心焦躁。月转西楼，还不见才郎到。灯光儿闪闪，漏声儿迢迢。怎长夜几时，叫奴熬到鸡三号。

——右调《蝶恋花》

玉琢唱完金镶也道：“贱妾也相和一曲。蔡爷千万莫笑。”蔡寅道：“阳春白雪倾耳不暇，那有相笑之理。”金镶遂口唱一曲道：

盼玉人不来，玉人来时，闯满怀。解解奴的罗襦，托托奴的香腮。你好风流，我好贪爱。顾不得羞答答上牙床，暂且勾了这笔相思债。

——右调《满江红》

唱完。蔡寅夸奖不已。又略饮几杯，遂把蔡寅引到后边一座房子里去，两边俱是板断间，俱有铺的床铺。当门桌上，一边放着骰盆，一边放着牌包。二妓女道：“妾等闻蔡爷仗义疏财，是个丈夫，无非邀来玩玩，以求相帮之意。请蔡爷上座，俺们下面奉陪。”蔡寅只得过去坐下，两个妓女紧靠着蔡寅，秦雄西在旁打头，那三个在下面衬局。把骰盆搁在当中，十两一柱，从蔡寅起首轮流掷去，骰是铅的，三个搭勾，同局一个，蔡寅如在梦中。

待到五更时分，蔡寅已输了一千二百余两。二妓道：“夜已太深，叫蔡爷歇息歇息罢。”就叫蔡寅在东间里床上睡了，那四人各自散去。二妓女把门关了，解衣上床，与蔡寅相偎相抱而睡。蔡寅熬的已是困乏，又被二妓缠身，直睡到次日饭后，方才起来，意欲要走。二妓道：“蔡爷早饭未用，前账未结断，走不的。”

蔡寅没法，叫齐超海拿着他的手帖，到绸铺中，兑了一千二百多两银子，把前账结清。抽身走时，又被二妓女拉住不准出门。蔡寅在此一连住了十昼十夜，把一个绸缎铺的本钱尽输给四个棍徒了。二妓女向那四人道：“蔡爷在咱家破钞已多，晚上叫他回家去罢。”到得一更多时，楚旺南打灯笼，那三个两旁相跟，蔡寅与二妓作别，出门而去。

走了一会，蔡寅见走的不是旧路。问道：“这是往那里去的？”楚旺南答

道：“从这里上东去，再走一道南北街，往东一拐就是宅上了。”正走着，只见一个人问道：“蔡大爷来了么？”鲁挟山指着蔡寅道：“这就是。”那人先跑下去了。蔡寅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楚旺南答道：“那是敝友。”秦雄西道：“天还早着哩，咱到他家吃会子茶，再送你未迟。”

蔡寅就跟他们，进了那家的大门，从里边走出一个老妈来，问道：“那是蔡爷？”蔡寅答道：“区区便是。”老妈便让到客位里，蔡寅进得客位一看，见灯烛辉煌，却像个请客的光景，老妈陪着蔡寅。茶未吃完，那四个人俱偷溜了。

蔡寅抬身要走，老妈留道：“蔡爷既肯下顾，那有走的道理？”蔡寅看看外门又俱锁了，只得回来坐下。因问道：“妈妈尊姓呢？”老妈答道：“老身姓沈叫做三妈，原是门户人家。因小女桂娘，羡慕蔡爷才貌，知今晚从此经过，特留下一会。秀香，叫你三姑娘出来。”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丫鬟打着灯笼，后面跟着一个女子，年纪不过二十以上，真有“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”。走近前来，拜了一拜。就在蔡寅旁边坐了。说道：“贱妾久慕蔡爷的才貌，今得一会，可谓三生有幸。”蔡寅答道：“陋貌俗态，何堪上攀仙子。”老妈道：“请坐席罢！”

于是延蔡寅上座，桂娘在旁，老妈下面相陪。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，霎时席冷。蔡寅把桂娘仔细看来，比那两个妓女更觉标致，早有心猿意马拴索不住之意。老妈到也知趣，叫道：“秀香，夜深了，送你姑爷姑娘上楼去罢。”丫鬟前边引着，蔡寅与桂娘携手并肩，登入楼中。是夜，颠鸾倒凤妙难备述。自此以后，你贪我爱，蔡寅那里还想的起家来。是月梨花正开，院内有白梨花一树。蔡寅向桂娘指着道：“美人能作诗否？即以白梨花为题。”桂娘答道：“颇晓大略，聊且草就，再乞蔡爷斧政。”遂拈笔题七言律一首。上写道：

冰肌焕彩凝柔条，玉骨喷香散早朝。

淡妆无烦洛下沈，粉葩宁许画工描。

一枝带雨姿诚秀，万朵临风色更娇。

雪态纷披人耀目，艳红那些比桃夭。

题完，蔡寅看了称赞不已。住有月余。桂娘道：“蔡爷到此已久，也该往家里看看去了。”蔡寅道：“美人说得极是。”遂叫了老妈来算账，老妈道：“姑爷咱是下样的亲，如何提的起钱来？”让到十分尽头，老妈说道：“姑爷既然不肯，给老身回几票当罢。”午间设席，给蔡寅饯行。席终之后，老妈拿出几个当票来，递与蔡寅。蔡寅接过一看，本利共该银三千余两。只得应允道：“我回家不过半月，就赎出送来。”又与桂娘留恋了一会，彼此才洒泪而别。蔡寅回到家中，他母亲还不怎样，室人褚氏，因其花费银钱，贪恋妓女

，心中暗恼，自缢而死，发送已过。

蔡寅当地数顷，把当票赎出，亲自跟着，叫人送去。老妈喜其信实，又留他住下。晚间上的楼来，桂娘问道：“蔡爷你穿的谁的服孝？”蔡寅答道：“拙荆新亡，出殡未久。”说罢，不觉泣下。桂娘道：“你人亡家败，俱是被俺这老妈所致。”蔡寅问道：“这却怎说？”桂娘道：“自始至终，俱是这个老妈串通那四个棍徒，先着玉琢、金镶两个下脚货，引你入沟；后叫贱妾把你占住，坑你的银子，共计起来大约有万金了。我却不没良心，我本良家女子，误落水中，你若肯把我赎出，你奋志去读书。这花费的银子，我俱照数还你。”蔡寅道：“目下手中无钱奈何？”桂娘道：“我是八百银子买的，但能结（借）得八百银子来，把我赎出，我自有银子还他。”

蔡寅念恋桂娘的才色，次日回到家里托人结（借）了八百银子，亲自带到桂娘家来。桂娘就转托魏二姑向沈三妈赎身，沈三妈应允，蔡寅把八百两银子交清。桂娘向沈三妈道：“孩儿给母亲弄钱多年，今日出去，别的不要。两个头面箱子并铺盖枕头我要带去。”沈三妈道：“这值几何，任凭你带。”桂娘当下谢过三妈，收拾了，上了轿子，直投鼓棚街而来。

到了蔡寅家中，桂娘把箱子打开，枕头拆破，叫蔡寅一看。尽是金珠等物，共值万有余金。蔡寅从此恢复家产，奋志读书。这桂娘在蔡寅家改邪归正，也极善于事奉婆婆，接待小姑，合家之人无不欢喜。蔡寅遂以继室相视，终身不再娶了，蔡寅之事已毕。

但不知石生在书房如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应考试系身黄州狱

却说魏太监的家人，买得石生墨画一张，原要回京献给主人；及私访已完，回到京中，把这幅画献上，魏太监着人悬之“芳草轩”中。家人把石生告诉胡员外的话，详细说了一遍，魏太监却也不搁在心上。

一日，光禄寺正卿马克昌谒见，魏忠贤引至轩中，来观此画。马克昌遂把上面诗句，口中一一念道：

安邦自古赖贤豪，群奸杂登列满朝。

幸得手持三尺剑，愿为当代锄草茅。

马克昌把诗念完，向魏忠贤冷笑道：“大人你看这诗，分明是以群奸讥殚吾等。以朱虚侯、刘章自任。如此轻薄，殊属可恶。但没落款，不知是谁人写画的？”家人在旁便答道：“这人姓石名茂兰，是罗田县秀才，他父亲曾做过长安县知县，后升广西柳州府知府。”魏忠贤道：“这一定是石峨的儿子了，罢了！罢了！他父亲违吾钧旨，弃官窃逃，我却不十分追究，他反敢这样轻薄，我断不与他干休。”马克昌劝道：“些须小事，慢图报复。”彼此相别而

去。

却说湖广，选了一个学院，姓韩名帽字仰山，为人甚无行止，是魏忠贤的门生。临赴任时，来参见老师，魏忠贤嘱托道：“黄州府罗田县有个秀才姓石名茂兰，他与我有夙嫌，你考黄州时，替我拿获，解到京来。”韩帽应诺而去，不题。

到了八月中秋，石生此日，在街上卖字画。见一伙赶棚的人，商量起身的日期。石生问道：“众位是要上那府里去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学院按临黄州，行文九月十二日调齐，十六日下马。”石生道：“这信果真吗？”那人道：“俺亲使管的闫师傅说，如何不真？”

石生闻得此信，因是节下，买了几样菜果，打了一瓶煮酒，拿到斋中。晚间点上烛时，秋英等已在席前侍立。石生俱命坐下，把酒肴摆上，幽明均享了一会，石生见秋英容颜姣好，心中到底有些羡慕。因说道：“今晚星月皎洁，诚属佳境，每人咏诗一首，以写雅怀。或从月光生情，或就星辰寓意，起句内或明用或暗用，定要有个照字，韵脚不必拘定。秋英道：“请从先生起韵，俺们随后步去。”石生遂口咏一诗道：

一轮明月照天中，欲会女霜路莫通。

玉杵空有谁送去，窃思跳入广寒宫。

此诗言虽慕二女之容，终苦无缘到手。秋英口咏一诗道：

汉光散彩射楼墙，织女投梭不自忙。

桥填须当乞巧日，愿君暂且效牛郎。

此诗言虽有佳期，还须待时。春芳也口咏一诗道：

一天列宿照当头，妄羨中宫命不犹。

奉赋小星三五句，何嫌宵行抱衾裯。

此诗言正房既有人占去，即列侧室亦所甘心。馗儿口咏一诗道：

月光东上映西厢，金殿风飘桂子香。

但得侧身王母宴，应看仙娥捧寿觞。

此诗言果能读书前进，何患二女终难到手。咏诗已毕，石生道：“你们各自散去，我歇息半夜，明日好打点回家。”秋英问道：“先生回家何干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我去应岁考。”馗儿道：“先生断不可去，一去定有大祸，俟转岁补考罢。”石生不听，一定要去。三个极力相劝，直说到鸡叫头遍，见石生到底不允，三个方才散去，石生也方就寝。到了次日，石生收拾妥了行李，又为三徒派下些工夫，把门锁上，钥匙交与胡宅收着，天夕出城落店，次早起五更，直回黄州去了。

却说这个韩学院，下马来到了黄州，下学放告已毕，挂牌考人，罗田县就是

头棚。五鼓点名时，点到石生，茂兰接过卷子要走。学院叫住问道：“原任柳州府知府石峨是你何人？”石生应道：“是生员的父亲。”学院道：“你现今身负重罪，可知道吗？”石生应道：“生员委系不知。”学院道：“此时也不暇与你细说。”传黄州府着人押去送监，俟考竣时，审问解京。黄州府就着人把石生押送监中去了。这石生坐在监中，白日犹可，到了晚间，锁拷得甚是难受。欲要打点，手无半文。暗想：“自己无甚过犯，缘何遭此奇祸。”直哭到三更时分，方才住声。

是时监内人犯，俱各睡熟，禁卒也暂去安歇。石生忽听得门外一阵风响，睁眼一看，却是秋英、春芳领着馗儿，三个从外哭泣而来。走到跟前，秋英道：“先生不听俺劝，果有此祸，俺也不能替你了；俺回去代先生告状鸣冤罢！先生务要保重自己，勿起短见。这是银子二十多两，先生收住，以便买些茶饭，打点打点禁卒。”石生道：“我不听良言，自投法网，反蒙尔等来照看，愧悔无及了。”秋英道：“这也不必，原是先生前定之数。俺们回去罢，说话太长，惊醒旁人，反觉不便。”石生把银子收下，他三个又哭着去了。石生在监不题。

却说三个鬼徒回到家中，秋英写了一张阴状，往城隍台下去告，状云：

具禀秋曲，为代师鸣冤。乞天电察，以正诬枉事，切照。身师石茂兰，系黄州府罗田县廪生。今被学宪大人，拿送监中。寻其根由，实系太监魏贼所唆。似此无故被冤，法纪安在。哀恳本府城隍太老爷垂怜苦衷，施以实报，焚顶无既。

馗儿写了一张阳状，上巡抚案下去告。上写道：

具禀馗儿，为辨明冤枉，以救师命事，切照。身师石茂兰系黄州府罗田县廪生，与魏太监，素无宿嫌，竟唆拨学台大人，拿送监内，性命难保。为此哀恳本省抚宪大人，辨明冤枉，救出师命，衔感无既。

写完，彼此细看了一遍。秋英向春芳道：“妹子，你年纪尚小，不可出门，在家里看家罢。我先去城隍台下告一张状，看是如何？再叫馗儿上抚院衙门里去。”笼了笼头面，整了整衣襟。把状子藏在怀里，出门往城隍庙前去了。凡在城隍台下告状者，必先到土地司里挂了号，方才准送。

秋英来到土地司里挂了号，拿着状子往外正走，遇见一个鬼卒，问道：“这位娘子如此妙年，又这等标致，难道家中就无别人，竟亲自出来告状？”秋英把代师鸣冤的情由说与他听。那鬼卒称道：“看来，你却是女中的丈夫，这状子再没有不准的。但城隍老爷今日不该坐堂，面递是没成的了。一会收发状词，必定是萧判爷。我对你说，萧判爷性子凶暴。倘或问话，言语之间须要小心。如惹着他，无论男女，尽法究处，甚是利害。”说完，这个鬼卒就

走了。

秋英听得这话，欲待回去，来是为何？欲去递时，恐难近前。筹度再三，硬着胆子，径向城隍庙门口去了。住不多时，从里往外喊道：“判爷已坐，告状的进来，挨次投递。再候点名。”秋英听说，跟着众人往里直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仪门旁边，坐着一位判官。铁面紫髯，瞋目蹙腹。杀气凛凛，十分可畏。秋英递过状去，站在一边伺候。

却说这位判官，姓萧名秉刚，乃汉时萧何之后，生前为人粗率，行事却无私曲，死后以此成神。家中有一位夫人名叫俏丢儿，原是个疥癞女鬼，容颜虽好，身上总有些瘢痕。因此萧判官颇不称心，意欲物色一个出色的女子，招为二房，屡次寻觅，总是没有。那夫人窥透其意，往往家中不安。今晨正从家中斗气而来，心中不静。故秋英递状时，未暇观其容色，及挨次点名，点到秋英，抬头一看，惊讶道：“何物殊尤，幸到吾前。”停笔问道：“你是那里的女鬼，为何在此告状？一一说清，方准你的状词。”

秋英跪下禀道：“奴乃浙江绍兴府，焦宁馨之女，奴父同姑丈秦可大作幕襄阳。住在太平巷徐家房子内，表妹春芳、表弟馗儿，俱系与奴同病而亡。走至阎王殿前，阎王爷分付道：‘你姊妹二人日后该在此处成一段奇缘，不该你们脱生。’奴等回来，在此处专候，并表弟馗儿，现今还同在一块里居住。生员石茂兰是奴等的业师，无故被魏贼陷害，所以奴家代师鸣冤，望判爷千万垂怜。”判官道：“我看你这般的容颜，恁小的年纪，正该嫁人投主，以图终身的大事。奇缘之成，是在何时？况且你身又系女流，读什么诗书？认什么师长？一派胡说，你的状是断然不准的。”叫鬼卒把这个女子扶入我衙门里去。

鬼卒得令，就拉的拉，扯的扯，把一个秋英女子，直推到判官衙内去了。萧判官收状发放已过，回到本衙内，叫过秋英来，分付道：“本厅叫你到此，别无他意；因你的容颜，颇中我心。我意欲招你为二房夫人，同享富贵，断莫错了主意。”秋英并不答应。说之再三，秋英方回道：“判爷你系居官，安得图谋良家女子为妾，致干天条。且奴与石生系有夙缘，岂忍从此而舍彼，这桩事是再没有说头的。”

萧判官见秋英不从，便当下威逼道：“我的刑罚，甚是利害，料你一个女流，如何当得？我百般拷打，不如早早的从下罢。”秋英听了大怒，便厉声道：“判爷你若是强相逼迫，我虽不能当下雪恨，宁无异日？万一我若得见了城隍，定然叫你粉尸万段。”说罢大骂不止。

判官听说大怒，要着人来打，又恐夫人里面听见，再惹气生。分付鬼卒，把秋英且监在别处一座闲房里，一日三次拷打，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春芳、馗儿在家候至两日，并不见秋英回去，心里发闷，亲自来到城

隍府前打听；才知秋英被萧判官监在屋里不能回家了。春芳回来向馗儿一说，馗儿拿着状子，径投抚院门前去了。

不知馗儿一去如何？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鸣师冤质讼督宪堂

话说馗儿到得抚院门前，打听了一番，抚院并不出门，又非放告的日期，无路可投，只得把信炮点着了一个。一声响时，里边大人听的炮响，霎时升堂，开了大门，声声喊道：“鸣冤人投进。”馗儿不慌不忙，走进前来；只见堂规威严，人役森列，暖阁内坐着一位大人。馗儿近前跪下说：“民子初开，向上一遭。”早有茶房接去，送在公案桌上。

大人重头看了一遍问道：“你是何处的人，石生缘何叫你替他告状？”馗儿回道：“小人是襄阳府城里人，石生系小人的师父，他现在监中，家中并无别人，因此小人代师鸣冤，望大人垂鉴。”抚院道：“你怎小小的年纪，却敢这样放刁。魏大人在京都，石生视□□风马牛不相及，石生被狱，或为别事。你说系魏大人唆拨，那是凭证？”馗儿回道：“魏太监专权弄势，人所共晓；因去岁魏太监的家人，买去身师画图一张，上面有题得律诗四句，诗中有群奸草茅等字。他就说是讥诮的他，转托学院，把身师拿到监里，考完时还要解京究处。小人所供，俱是实话，并无半句诬捏。”抚院道：“依你所供，是一派的胡说，着人给我推出门去。”人役听说遂把馗儿拉着，向外就走。

抚院猛然看见，馗儿在日光之下走着，并无照的人影。便立刻叫道：“快把他带回来。”馗儿听说，转身回到堂前，重新复又跪下，抚院发怒道：“从来阴鬼无影，本院坐的是朝廷法堂，你是那里的山精水怪？白日青天，竟敢在此胡闹。”叫：“左右给我拉下去打。”

左右人役，把馗儿扯翻在地，喝声：“行杖”打下一板去，是一股白气，打到三十，并无半声叫。及至放起，距跃曲踊，倍觉精神。抚院大怒，叫声：“给我夹起来。”人役听说，将馗儿放倒，把腿填在夹棍里，直夹了有三个时辰，方才解去，馗儿神色依然如初。抚院道：“这分明是鬼无疑了。”着家人到宅内取出天师禁鬼符一道，贴在馗儿胸前，又用纸使印一块粘在馗儿背后。从来阴鬼，原怕天师的法符，朝廷的印信。竟把馗儿一时制的不能动转了，遂着人送入监中，分付禁卒，留心看守。

却说馗儿在监中，坐到三更时分，揭去身上的符印，逃出监来。正要寻个去路，忽听得街上传锣响亮，人役喝道之声。却是本省城隍出来巡街，唬的馗儿躲藏在个更棚里。城隍走的相近，叫声“住轿。”分付鬼卒道：“此处有什么冤鬼，竟致得怨气冲天，给我搜来。”

鬼卒过去一搜，就把馗儿带到轿前，跪在地下。城隍问道：“你是何方的

游魂，敢在这个去处作怪。” 馗儿就把石生被害，并他代为鸣冤的情由，一一察知城隍。城隍道：“据你所供，这番意气却有可取。但你的年纪，甚是幼小，常在阴司里飘飘荡荡，何年是个出头的日子？依本府看来，不如把你送在一个富贵人家，脱生去罢！” 馗儿问道：“蒙太爷垂怜，小人感恩不尽！但小人有两个姐姐，现在襄阳，业师石生，还在监中，小的转生以后，就再不得见面了。” 说罢，痛哭。

城隍又分付道：“你也不必如此悲戚，你那两个姐姐与石生系有夙缘，不久，即成夫妇。剩你自己，何处归宿？魏贼一干奸人，不久祸事将近临头，冤也不必你鸣。你姊妹师徒，日后重逢有期，无须过为留恋。叫：“鬼卒把他送到杭州府钱塘县里，程翰林家投胎托生去罢。” 鬼卒得令，领着馗儿，起阵阴风，一直去了。

却说程翰林名谦，学搗光，是一个翰林院侍讲；曾点过两次主考，做过一任学院。因他母亲年迈，告终养老回家，年纪不过五十岁，一妻一妾。夫人苏氏，生得一子，名唤程伋。生来姿质鲁笨，念书念到十七八岁，总不明白，屡次应考，尽落空网。程翰林在前，也不知道他儿子是个何等样的学问？及至回家，逐日盘问，方才知他不通，凡做一篇文章，功夫必须两天，程翰林也懒于给他改抹。侧室柳氏身怀重妊，八月十三日，夜间时当分娩。苏氏夫人听说，着人请下稳婆，房中点上灯烛，叫丫头妈妈，紧紧在旁边伺候。他也不住的时来照看。鬼卒领着馗儿的灵魂，早在门外等候。

及至时辰将到，鬼卒把门上的帘子一掀，馗儿往里看时；只见，床上坐着一个少年妇人，声声叫疼，旁边一个稳婆紧相依靠，住的却是朱红亮口的好房子。才到回头，被那鬼卒一把推到床上，呱的一声，早已投胎落草了。稳婆抱起来看，乃是一男，苏氏夫人不胜欢喜，遂报喜于程翰林。程翰林也甚是欣幸，就起名叫做程憺。馗儿投生之时，却未曾喝过迷魂汤，心里极是清白的，但轻易不敢说话。过了三朝、满月，渐渐的添了些见识，却总不想家。长到一两岁，只会认人，不能出语。程翰林夫妇恐真是个哑子了，却也无从问他。

一日，程翰林与程伋在书房里讲书。家人来请吃午饭，适值程憺在书房中玩耍。心中想道：“我哥哥年纪已过二十，连个学还不能进，必定是文章不好，我找出来看看方妥。遂把外门关上，走到屋里，上到椅子上，就书里翻出三篇没动笔的文章来，看了一遍。不觉大笑道：“这等文字，无怪乎不能进学。” 就磨了磨墨，把笔膏了膏，大批大抹，顷刻之间，把三篇文章登时看完。末后题了一首七言律诗，以代总评。其诗云：

轧茁殊属太支离，外落孙山固所宜。

书读五车方为富，文成七步始称奇。

少年不受悬梁苦，老岁无闻后悔迟。

重此问津尚未晚，将来应有入彀时。

评完了，却把三篇文章仍旧放在书里。下来椅子，开了门，就往院里去了。却说程翰林吃饭已完，领着程旸，仍来书房里坐下。程旸见他的书放的不是原旧去处，便拿过来，掀开一看，见三篇文章，俱经动了笔。心中诧异道：“这是何人，敢来作践我。”就送与他父亲一看，程翰林观其批评恰当，诗句明白，但字画不成个头，心里也甚是异样。遂叫看门的来问道：“我去吃饭有何人书房里来？”看门的回道：“并无外人，只二相公进来，关上了门，玩了一会，就开门出去，上院里走了。”

程翰林心里疑惑道：“没的就是他不成？”回到院内，叫过程憺来，追问道：“你哥哥书房中的文章，是你给他看的么？”程憺只是摇头。程翰林道：“夫人，你再仔细问他。”苏氏夫人千方百计，吓逼不过，不觉开口应道：“是孩儿偶然作孽，叫父亲大人不必疑怪。”程翰林夫妇二人，见程憺口能说话，且通文理，心中又惊又喜。

一日，程翰林考问程憺五经左史，以及诸子百家等书，左右根寻，总盘诘不住。程翰林方知程憺前世是个无书不读，无一不会的个成学。遂向夫人苏氏说道：“此子日后，必能大振家声，断不可以庶子待他。”苏氏夫人答道：“这是不消你说的。”就与程旸同在一个书房里念书。这程旸是哥反受兄弟程憺的教训，朝渐夕磨，一半年间，把程旸剔拨得也明白了，遂与程憺同年入了邑庠。

却说这程翰林家，有一件传家之宝，乃金如意两枝。前十年时，程夫人夜梦一女子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进他屋里，拿去金如意一枝，说道：“程太太，我暂且借去一用，十年以后，定来奉还。”天明看时，果然少了一枝。左找右寻，并无踪影。没去已久，也不提了。及至程憺受生以后，程夫人又在佛前讨得一签。其占云：

玉麟成双非无缘，如意一支暗引前。

宝物还家可坐待，何妨借去已多年。

程夫人把这签帖拿给程翰林看，程翰林道：“憺儿日后成人，或者给你复看此物，也未可定。”不提。

话说这程憺进学，年只八岁，到十岁就补了廪；十二三岁就成了钱塘县的一个大名士。事亲至孝，待兄甚恭。日与程旸兄弟两个，奋志读书。但家中人提起师弟两字来，他就不觉泣下；说起姊妹两字来，他便终日呜咽。父母问其缘故，总不肯说。程翰林料其事系前生，以后夫妇二人重此也再不问他。馘儿转生，暂且不提。

但不知秋英受罪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励坚节受尽百般苦

话说馗儿钱塘投生去后，次日，抚宪正要提出来再问。忽见狱司走来禀道：“监中拘禁的男鬼馗儿，夜间去无踪影了。”抚院惊讶道：“奇哉！怪哉！有这等义鬼，代为鸣冤。石生的官司，可见是屈了。”遂办文移会学院，不提。

再说秋英在萧判官衙内，一日三次拷打，甚是难当。却拿定主意，再不依从。一日萧判官上城隍衙门里去了，鬼卒们也偷出外边玩去了，只落得秋英自己在这里，心中暗恼，不觉啼哭起来。宅内有个小使数名唤旋风闲步到此，见门是锁着，往里一看，有个少年女子，拴在梁头上，在那里哭哩。心下发闷，便跑到宅中，一五一十俱对夫人说了。夫人道：“我却不信。”旋风道：“太太不信，请亲去看看，是真是假，便见明白。”

夫人跟着旋风出了宅门，走到那屋子前一看，真是有个女子，叫：“鬼卒给我把门开了。”鬼卒禀道：“门是判爷封了去的，私自开锁判爷知道了，小的担当不起。”夫人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既怕老爷独不怕太太吗？若不开时，一定重打。”鬼卒无计奈何，只得把门开了。夫人进去，又喝道：“把这女子，给我放下来。”这鬼卒又不敢不给他解下梁来。夫人问道：“你这个女子，因何锁在此处？实说与我知。”秋英禀道：“奴叫秋英，替业师石生鸣冤，来到这里。判爷不嫌奴丑陋不堪，欲招为二房，奴执意不肯。言语之间触怒判爷，把奴拘禁在此，如今已月余了，万望太太解救。”那夫人把秋英细看了一看，夸道：“好个美貌女子，无怪乎那个老货看中了你。但有了你何以显我，这个勾当断是不准他做的。叫鬼卒偷送你出去罢！”秋英叩头道：“谢过太太。”

鬼卒领着秋英出离了判衙，往东正走，不料与萧判官两下里正走了个对面。萧判官问鬼卒道：“你领了这个女鬼上那里去？”鬼卒回道：“小的怎敢领他出来，这是太太叫小的领出他来的。”萧判官道：“胡说，快给我速速领回去。”那鬼卒不敢违拗，把秋英仍送到原旧去处，拴在梁上。萧判官叫过这个鬼卒来，责他不小心看守，打了他二十个板子。

方才退入内宅，夫人一见便发怒道：“你做的好事？”萧判官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？”夫人道：“你强逼良家女子为妾，该当何罪？我一定上城隍殿前去出首。”判官道：“妻妾之说人伦所有，你既不肯容他，我放他走就是了，何必这等发狠？”两个嚷闹不住。萧判官见他夫人真是不准，又别处找了一座闲房，离衙门远远的，把秋英锁在里面。他一日三次，亲去看看，叫鬼卒拷打，百般刑罚，俱各受过，秋英总不肯半句应承。萧判官见他志节坚确

，从此也渐渐的松放他了。秋英到这田地，甚是难受，遂作诗一首，以自伤云：

深闺弱女苦形单，漫露花容惹祸端。
胸矢十年不字志，痛嗟狂奴冒相干。
空房锁禁步难转，终夜哭哀泪眼干。
形体摧残半亏损，负仇终须得鸣官。

却说春芳在家等候馼儿，几日不见回来。秋英亦渺无音信。又亲自跑到外边打听。才知道秋英还在那里受罪，馼儿已被城隍发往别处脱生去了，剩得自己冷冷落落，甚难为情。又念石生在监，近已不知怎样？此心一举，就往黄州狱中去了。

却说石生在监里，正当半夜中间，闻一个女子啼哭而来，走至面前，却是春芳。石生道：“路途遥远，又劳你来看我。”春芳答道：“先生在监，女徒何时敢或置念。”石生问道：“秋英馼儿为何不同你来呢？”春芳答道：“馼儿往巡抚台下告状，被那处城隍看见，发往钱塘县脱生去了；秋英往城隍台下告状，被萧判官拉去强逼为妾，他执意不从，一日三次拷打，现今在那里受罪哩！”石生听说哭道：“为我一个，倒连累你众人了。”春芳道：“这原是数该如此，也不瞒怨先生。”遂取出一个布包来，交给石生说道：“先生的银子使的将完了，这又是银子一十五两，先生随便使用罢。我便这一遭，还不知几时再来看你哩？”遂起身呜咽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禁卒见石生手中，又有了一包银子。惊异道：“石相公进监时，腰里并无分文，忽然有这银子二十多两，并未见人送来，今又有银子一包，也没见是谁来送。莫非有鬼神暗中佑助他不成？”因留心照料石生，茶是茶，饭是饭，晚间并不拘禁他了。这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却说石生在监里坐着，忽听得外边有人传说：“今日官吏人等，俱出外接诏去了。”心中疑道：“是接的何诏？”晚上禁卒进得监来对石生道：“今日接的不是忧诏，却是喜诏。”石生问道：“有何喜诏？”禁卒道：“天启皇帝晏驾，崇祯皇帝登基。不日就有大赦。石相公的官司一定是开释的了。”石生道：“还恐未必甚稳。”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崇祯皇爷未登基时，就深恶魏忠贤，到得登基次日，就把魏忠贤拿了，剿没其家，翻出一本账来。载的俱是些官员，或系他的门生、或系他的干儿，文武共有二三百人。崇祯皇帝大怒，一概削去其职。就有太常卿马克昌、湖广学院韩媚、西安府知府范承颜、陕西学院许寿南，一千人在内。又下了一道旨意：“凡被魏贼陷害拘禁在狱者，无论罪之大小，悉行赦宥。”旨意已到

，黄州府知府把石生立时开出，用好言安慰，令其回家。

石生回到罗田，祭扫了坟墓，仍往襄阳而来。一路上，晚行早宿，听得人相传说：“魏太监死后，从新又正了法了。许寿南、韩颀、马克昌、范承颜等，俱流徙出去了。罗田县知县钱为党、长安县知县金日萃，俱各贬家为民。

”石生心中暗道：“天道好还，无往不复，所以今日有此现报。”

行不几程，就到襄阳府了，进的城时，天色已晚。先到胡员外家，要了钥匙，好去开门。胡员外一见甚喜，说道：“闻兄无辜获罪，今得脱出，可喜！可贺！”石生答道：“晚生多蒙老先生的福力，是以终获幸免。”又说了几句闲话，拿着钥匙，开了外门，进了书房，已是点灯时候，见春芳站在那里，愁眉不展。石生问道：“馗儿转生无容说了，秋英为何至今还未归家？”春芳答道：“他还在那判衙里受罪哩！不知几时才得脱网？”石生怒道：“他既为我受苦，我定替他争气。”石生吃了晚饭，向春芳道：“这个劣判殊干天伦，我定上城隍台下去告他一状。遂提笔写一呈道：

具呈黄州府罗田县廩生石茂兰，为逼良为妾，乞天究治以正法纪事。切照。生身罹刑狱，无由控白。有女徒秋英代生鸣冤台下，不料劣判萧，渔色为念，拉至衙中，强逼为妾。秋英不允，逐日拷打，性命难保，天条何在？为此上呈。

石生把呈子写完，就睡去了。到了次日，早晨起的身来，正是饭时，适值胡员外、蔡敬符，对门朱良玉俱来看望。盘桓了片时，又回看了一番，天色已晚，只得明早去呈了。谁知石生要代秋英出气一事？那萧判官在衙中早已晓得，一日也无言，到得起更时分，叫鬼卒把秋英领到本衙，解去绳锁。安慰道：“你这个女子，志同金石、节操冰霜、甚是可敬。但我招你为妾，亦系好意，你既执意不肯，我也断不相强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石司马大人，量能包原些须小事，不必怀恨在心，放你去罢。”

秋英幸得脱身，出离了判衙，就直投太平巷来了。石生与春芳在家点上灯坐着，正说秋英那里受罪，彼此伤叹！忽听得外边角门响了一声，春芳抬头向外一看，不胜惊喜道：“秋英姐姐幸得回家了。”秋英道：“妹妹，我几乎死在那里。”春芳道：“石先生已回家两天了。”

秋英进得屋中，见了石生，不觉放声大哭；石生与春芳两个极力相劝，方才住声。就把他庙前告状，被萧判官拉去的事，详细说了一番。石生恨道：“今晚若非放你回来，我断不与他罢手！”秋英又道：“方才我回来时，萧判官分付的些话，我都晓的，只‘多多拜上石司马’这一句，我就不懂了。你是一个秀才，他如何叫做你司马？敢问先生这是怎说？”石生答道：“这是个泛常称呼，别无说处。”石生心中暗忖道：“难道我后日官至司马不成？”从

此师徒们三个，情意倍加笃厚，石生读书愈有兴致了。但馐儿投生于他处，他三个人提起来，彼此未免有些扼腕。

但不知秋英、春芳二女，后来毕竟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度灵魂历遍万重山

却说翠容小姐在成都府观音堂内，逐日向佛前焚香拜礼，已经三年。就感动了一位罗汉，托梦给他说道：“石家娘子，你的厄期已满，石生的魔障将消，须得我去点化一番，好叫你合家完聚。”翠容醒来却是一梦。这位罗汉就变做一个行脚僧的模样，往襄阳府来了。

袈裟披身市上行，木鱼手敲远闻声。

磕头连把弥陀念，惟化善缘早结成。

这个和尚，日逐在襄阳四关厢里，化那些往来的行客，坐家的铺户。一日石生偶到城外，见这个和尚化缘，他也上了百文钱的布施。那和尚把石生上下一看，问道：“相公贵姓？”石生答道：“贱姓石。”和尚又问道：“尊府住在何处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住在城里。”和尚道：“我看你满脸的阴气，定有阴鬼缠身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没有。”和尚道：“现有两个女鬼，已与你同居三年，如何瞒得过我？”石生道：“虽然相伴，却无害于我。”和尚道：“害是无害，终非人身，难成夫妇；待老僧替你度脱一番，试看如何？”就当下画了一道符，上写两句咒语：

闻得哭声到，便是还阳时。

和尚遂把这符递与石生，说道：“你回去，把这符收好，不可叫人看见。到得这月十五日一早，把这道符贴在你外门上，有哭妹子的过你门前，则此符大有效矣。”石生接过符来，谢了和尚，回到家中并不对秋英、春芳说知，这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蔡监生的妹子，年已十九，他母亲给他择配，大门小户，总说不妥，忽得了一个暴病而亡。出殡的日期，正赶到这月十五，一定该石生的书房门口经过。到了那一天，这石生黎明起来，把灵符就贴在外门以上。这正是：

妙有点铁成金手，能使死尸为活人。

却说蔡家，这一日出殡，正抬着棺材，到了石生书房门首；蔡敬符哭了一声：“妹子！”那棺材忽然落在平地；这石生书房里的秋英，急忙跑出门来，一头钻入棺材里去了。人人惊讶，来看的立时就有二三百人。只听得棺材里面喊叫道：“这是个什么去处？闷杀个人，作速放我出去罢！”众人说：“活了，活了，打开看看，也是无妨的。”

蔡监生拦阻不住，抬去了棺罩，打开材盖，只见蔡监生的妹子突然起来坐着。蔡监生向前问道：“妹子你好了？”他妹子说道：“我不是你妹子，我并

没有个哥哥，你是何人？冒来认我。”说完就跳出棺来，直向石生书房里边去了。蔡监生正要拉住，倒被他骂了几句，说道：“我只认得石生，你与我何亲何故？竟敢大胆，强来相拉。”蔡监生见不认他，也无奈何，只得叫人把空棺抬到别处，自往家中告诉他母亲去了。石生知道是蔡监生的妹子，不好出来直看，偷眼一觑，真是一位绝色的佳人；眉眼身材，无一处不与秋英一般。这个女子连声叫道：“石先生那里去了？”石生却再不好出来。

说话中间，蔡监生的母亲，走来相认。女子道：“我母亲去世早了，只有一个表妹子，在此与我作伴，同跟着石先生念书。你是谁家的老妈？强来给我做娘，东院里胡太太，才是我的娘哩！”蔡监生母亲知是借尸还魂难以强认了，大哭一场，转身回去。胡员外听说，叫他夫人过来，把这女子接到家中认为义女，与蔡监生商议，各备妆奁一付，送过来与石茂兰择吉拜堂成亲。那洞房中夫妻恩爱，也不必细说。

却说石生与秋英成亲以后，每日晚间再也不见春芳的形迹了。忽一夜间石生夫妇二人，忽听得窗外有人说道：

本是同林鸟，迁乔独早鸣。

羡尔长比翼，何靳呼群声。

说罢，继之以哭。秋英道：“这是春芳妹子，瞞怨我哩。”相公何不再求那位老僧也度脱他一番。”石生道：“我明日就去，但不知这个和尚走了没走？”

到了次日，石生出城一看，那个和尚还在那里化缘哩。石生向前致谢道：“多蒙禅师的法力，秋英已借尸还魂，转成人身了。”和尚问道：“你今又来做什么？”石生答道：“还有春芳未转人身，再求老禅师度脱则个。”和尚道：“度脱灵魂，自是好事，但凑合难以尽巧，这只要看他的造化何如？你回去打整一座静屋，里外俱要糊的严密，明日晚上，在家中候我罢。”石生回家与秋英说了，遂打扫一座净屋，糊得严丝合缝。

到了次日，掌灯以后，那个化缘的和尚，果然到了。向石生道：“我进屋里去，外边把门给我锁了，住七日七夜，我里边叫开门时，方准你来开，我若不叫，断不可私自开门。”石生悉依其言，等的到了第七日，天将黑时，并无半点动静。秋英道：“这个和尚，未必不是遁了，你何不偷去看看。”石生走到窗前，用舌尖舐破了一个小孔，向里一张，只见那和尚两眼紧闭，盘膝打坐，就像个死人一般。石生恐怕惊醒了他，当时把小孔糊煞，回来向秋英道：“走是没走，还无音信哩。”

又住了半顿饭时，忽见从外走来一个女子，身材细长、头脚严紧，容色与春芳相似，正好有十七八岁。慌忙跑到屋里，一头倒在床上，似死非死、似睡

非睡，唬的秋英躲在一旁站着。外边那和尚连声叫道：“快来开门，快来开门。”

石生出去把门开开，和尚下的床来，说道：“跑煞我，跑煞我，我为你这一位室人，经过了千山万水，方才做的这般妥当，我还得同你到屋里看看去。”石生就领着这个和尚走到屋里。只见春芳从那屋角里钻出，这和尚过去，一把揪到床前，往那女子身上一推，就不见春芳的踪影了。那女子口中叫道：“姐姐我好脚疼。”睁开眼看着秋英道：“我没上那里去？我身上乏困，就像走了几千里路的一般。”秋英道：“妹妹你歇息两天便精神了。”

这外边的和尚遂立时执意要走，石生极力相留，再留不住。说道：“异日登高眺远，你我定有相逢之期，实不能在此久留。”送出门来，并不知向那里去了？石生进得房中一看，这个女子毕真就是春芳，分毫不差。胡员外遂又叫他夫人过来，把这女子领去，收为义女，治办妆奁，择了吉期，以便过门。

却说到了过门之时，蔡监生的母亲合对门朱夫人，俱来送饭。朱夫人一见新人便异样道：“这分明是王小姐，如何来到这里？”心下游疑，也不敢认真。是夕，客散之后，春芳与石生成为夫妇，三人共作诗一首云：

淑女历来称好逑（兰），怀春何必分明幽（英）。

丝罗共结由天定（芳），琴瑟永偕岂人谋（兰）。

荒草冢前骨已掩（兰），芸经堂内魂犹留（英）。

赤绳系足割难断（芳），聊借别躯乐同凋（兰）。

却说石生既有了室家，又得胡员外的帮助，心中甚是宽舒，留心讨朱裴文的指教。到了八月秋闱就与朱良玉、蔡敬符三个合伴赴省应试，及至揭晓石茂兰中了解元，朱公中了第十一名举人，蔡寅中了副榜。到得来春会试，朱公不第先回。石茂兰中了第八名进士，在京中多住了月余。有广东一位新进士，姓王名灼字其华，闻石生将回襄阳，找来与石生搭伴，说道：“襄阳府有弟的一位年伯，欲去探望探望。要与年兄同船，不知肯相容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如此正妙，但不知贵年谊是那一家？”王其华答道：“是太平巷内胡涵。”石生道：“那是家岳。”王进士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更加亲热了。”两个同船，来到襄阳。石生回家，王进士直往胡宅去了。

一日，石生请王进士赴席，约胡员外、蔡敬符、朱良玉奉陪。蔡寅先到胡宅与王进士说话，好以便同来。说起秋英还魂一事，王进士道：“世间竟有这样奇事？”刚才说完，石生那边就着人来请。胡员外道：“老夫有事，不能奉陪，敬符兄陪了王世兄过去罢。”

蔡寅陪着王进士，到得石生家。朱良玉早已过来相候。王进士原与朱良玉系结拜的兄弟，相见已毕，彼此叙了些家常。坐着正说话时，适石生厨下缺少

家伙，春芳向邻家去借。王进士看见春芳，随后跟出门来，瞅她一眼，春芳红了红脸，急三步走到邻家去了。借了几件家伙走出门时，王进士还在街上站着看哩！一眼觑定春芳，直看的他走入院里去，方才回头。

春芳到了家里，放下家伙，向石生道：“你请的这个同年，却不是个好人，方才我去借家伙，他不住的左一眼，右一眼看了我个勾数。他是胡娘家的年谊，究非亲姊热妹，如何这般不分男女？”石生道：“既是年谊，就不相拘，你莫要怪他。”石生出来，正要让坐，王进士道：“年兄不必过急，弟还有一句要紧话相恳。”石生道：“年兄有何见教？”王进士道：“年兄你既系胡年伯家的娇客，你我就不啻郎舅。方才出来的这位年嫂，是胡年伯从小养成的？还是外边走来的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却是从外边走来的。”王进士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一定要请出来作揖，仔细看看以释疑惑。”石生道：“就是两个俱看看何妨？”

石生与蔡寅陪着王进士走到院中，石生叫道：“你两个俱出来，王年兄请作揖哩！”秋英整身而出与王进士见礼让坐，蔡寅指着秋英向王进士道：“这就是舍妹借尸还魂在此。”左右叫春芳再不肯出来，秋英进入里间勉强推出，方才与王进士见礼，见过礼仍转入里间去了。

王进士仔细看了一番，不觉泣下。石生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王进士道：“年兄有所不知，前岁三四月间，舍妹促亡，尸首被风撮去，并没处找寻。方才门口看见这位年嫂，还不敢认得十分真切，今对面一看，的是舍妹无疑了，但不知是何时来到这里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就是年前四月间走来的。”王进士哭道：“这分明也是借尸还魂了，如何还肯认我？”秋英道：“王家哥哥，不必悲痛，你看我待蔡家哥哥如何？就叫他也跟我一样罢了。”

秋英叫春芳出来，仍拜王进士为兄，方才大家到了前厅，坐席。席终而散，朱夫人见是王小姐借尸还魂，仍旧认为义女，不时的来接去。这王进士在胡员外家住了月余，临起身回家时，又到石生家里来看春芳，说道：“妹子路途遥远，委实不便接你，但愿妹丈选到广州左近，姊妹见面，庶可不难了。”春芳道：“这是哥哥属望的好意，只恐妹子未必有这样造化。”王进士又与石生、朱良玉、蔡敬符盘桓了一天，次日就起身往广东走了。从此石茂兰、胡员外、朱良玉、蔡敬符四姓人家，俱成亲戚你往我来，逐日不断。

但不知房翠容小姐与石生后来如何见面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观音寺夫妻重聚面

话说石生自发身之后，一年捷取，就放了南阳府的刑厅。三年俸满，转升了四川成都府的知府。到任两月，秋英春芳二位夫人因路上经了些险阻，许下在观音堂还愿，先差衙役来对庙中老尼说知。那老尼就打扫了殿宇，预备下茶

果，分付翠容道：“闻说这两位太太俱系妙年，我年迈耳沉，应答恐不利便，一会来时，我只在神前伺候，一切照应，俱托付给你罢。”翠容应过。

住不多时，衙役进来说道：“太太的轿已到山门口了，师傅们速出去迎接！迎接！”翠容听说，整容而出，两位夫人已经下轿，翠容向前禀道：“小尼失误远迎，乞太太见谅！”秋英答道：“俺特来还愿，还要仗托师傅的法力，如何怪你？”

翠容陪着两位太太，先到了佛前拜过；然后到观音殿内上了香烛发了钱箔，老尼诵平安经一卷。两位太太方才磕头起来，向老尼谢道：“有劳师傅祝赞。”老尼答道：“太太到此，理应伺候，但老尼年迈耳沉，叫小徒陪太太禅堂里吃茶罢！”

翠容陪两位太太，到了禅堂里坐下，把茶果献上，自己却在下面站着相陪。秋英心中打量，暗忖道：“看这个尼姑举动有些官样大方，分明是个宦家的气象，如何落在庙中？”因问道：“师傅贵庚几何了？”翠容答道：“虚度三十岁了。”秋英太太又问道：“你是从小出家的，还是半路里修行的？”翠容答道：“是半路投来的。”秋英又问道：“你系何处人？为什么来到这里？”翠容道：“说起来话长，恐二位太太厌听。”秋英道：“这却无妨，你说俺才明白哩。”翠容道：“小尼是黄州府罗田县人氏。”秋英又问道：“你曾有丈夫吗？”翠容道：“有。”秋英道：“姓甚名谁，是什么人家？”翠容答道：“拙夫姓石名茂兰，是个廪生；公公石峻峰，系两榜出身，做过长安县知县，后升广西柳州府的知府。”

秋英太太便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真是个宦家的娘子了，失敬！失敬！”就让他旁边坐下。春芳听见提起石茂兰三字，心中诧异。两眼不住的向秋英尽觑，秋英只当不睬。又问道：“你为何一个女流就来到这里？”翠容答道：“公婆不幸早逝，后被奸人陷害。因公公在长安居官时，有河一道失误挑修。文提石郎变产修河，一去二年并无音信；后有长安县的关移说石郎已经病故了，对门有个王诨，要娶小尼为妾，暗地着人，把小尼的母亲治死。小尼欲报母仇，因假为应承，幸有观音老母，赐给神药一包，名为催命丹。及至到了他家，把这药向那人面上洒去，那人就立时死了；小尼那时正要逃走，忽被一阵狂风，刮到这里。因此修行，不能回家已数年了。”这正是：

诉尽从前艰苦事，渐启后来亨通缘。

秋英太太道：“你丈夫姓石，我家老爷也姓石。你是黄州罗田县人，我家老爷虽居襄阳，原籍也是黄州罗田县人。你丈夫既然是个秀才，说起来我家老爷未必不认的他，回去向我家老爷说知，如有人上罗田县去，叫他把你丈夫或存或没，再打听个的确，设法送你回籍如何？”翠容谢道：“多蒙二位太太垂

怜。”两位夫人各送了二两银子的香资，翠容送出山门，上轿而去。

两位夫人回到内宅，秋英向春芳道：“今日在庙中见的这个尼姑，定是翠容姐姐无疑了。”春芳道：“若不是他，如何知得这般清楚？”晚间，石生归房问道：“你两个还过愿了？”秋英答道：“愿是还过了，俺却见了一桩异事。”石生问道：“什么异事？”秋英道：“今日庙中，见了一个连毛的尼姑。年纪不过三十，问其来历，他丈夫的姓名籍贯却与相公一般；你说前妻翠容姐不知死在何处？据今日看来，还是活在这里哩！何不速去接来，以图完聚。”

石生沉吟道：“接是不难，恐未必的确？尤不可造次，下官职到黄堂，属下有多少官员，城中有多少绅衿，突然认一尼姑为妻，恐惹人耻笑。”秋英答道：“相公差矣，夫妇一伦本诸性天，避小嫌而忘大伦，何以为人？公祖统驭万民，不判断使不的。你若是信不真，明日权当斋僧，亲去一看。如果然不错，就接来罢了！”石生依允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率领人役，往观音堂内斋僧。进的庙来，先参拜了佛像，惊异道：“这尊佛像，好与襄阳化缘的老僧相似。转入后殿行礼已毕，走到公案前坐下，把庙中几个尼姑叫出来从头点名。点到翠容跟前，石生一看，果然是他前妻房翠容。翠容一见石生，明认的是他的丈夫，却不敢相认。石生问道：“夜日太太回宅，说有一个出家的尼姑，系黄州府罗田县人，就是你吗？”翠容答道：“正是小尼。”石生道：“现今有本府的一个亲戚姓吴，他是罗田县城里人，不久他的家眷回家。本府接你到我衙中，叫他携带你同船回去，你意下如何？”翠容谢道：“多蒙太老爷的恩典。”

石生斋僧已过，回到宅中对秋英、春芳说道：“果然是我前妻房翠容。我已许下明日去接他。”秋英道：“如此才是。”石生道：“但恐来到，有些不妥，叫下官却作难了。”秋英道：“天下原有定礼，妾虽无知，颇晓得个尊卑上下，接来时，自能使彼此相安。相公无容多虑。”闲言提过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适值抚台提进省去。秋英便着人役，打着全付执事，抬着四人大轿，差了两个管家婆去接翠容太太。他与春芳姊妹二人，却在宅内整容相候。及至接回来，轿到宅门，翠容方才下轿。秋英、春芳两个向前紧走几步，伏身禀道：“贱妾秋英、春芳，迎接太太。”

翠容连忙上前，两手拉住说道：“奴乃出家贱尼，石郎还未知肯相认否？二位太太，如何这等恭敬。”秋英道：“妾等已与老爷说明，那有不认之理。但老爷适值进省，妾等先把太太接进宅来，俟老爷回署，好合家完聚。”就把翠容让到中堂，延之上座，地下铺上毡条，秋英春芳两个转下并肩而立。让道：“太太请上，受妾等一拜。”房翠容回礼道：“奴家也有一拜。”彼此拜礼已毕。翠容向秋英春芳道：“奴家若非二位妹子引进，何由得见天日？嗣后

只以姊妹相称，切莫拘嫡庶形迹，使我心下不安。”秋英道：“尊卑自有定分，何敢差越？”三个从此，彼此相敬相爱。转眼间，不觉数日了。

石生自省回署，进得后宅，秋英迎着说道：“房氏太太已经接来数日了，老爷进来相认罢。”石生见了翠容抱头大哭，秋英春芳在傍亦为落泪。翠容向石生道：“你为何捎书叫我改嫁？”石生道：“书是假的。”翠容又道：“长安县的来文，说你已经死了。”石生道：“文也是旁人做的。”石生问翠容道：“怎么你能来到这里？”翠容把从前情由，自始至终，说给石生听了。石生也把秋英春芳配合的情由，也说给他听。翠容道：“我只说这两位妹子是你另娶的，却不料世间竟有这等出奇的姻缘。”石生向翠容道：“你为我受尽折磨，他两个的灵魂与我同过患难，情意一也；大小之分，任凭夫人所命罢！”翠容说道：“妾虽安居□□，幸得离而复合，吾愿足矣！嗣后家中一切大小事务，俱叫他两个执掌。俺总以姊妹相处，讲什么大小嫡庶。”石生道：“夫人既能这样，日后下官定请三付冠诰封赠尔等。”

翠容又向石生道：“妾在患难之时，曾蒙菩萨点化；到得此处，又多承老尼照理。曾许下团圆后，重修庙宇，酬谢师恩。望相公先领妾去参拜一番，不知准否？”石生应允，着衙役先去向庙中老尼说知。衙役回来禀道：“观音寺只剩得一座中殿，两边廊房、前面的佛殿、后面的禅堂俱成空地。连老尼也走去杳无踪影了。”翠容方知这老尼就是菩萨变成的，佛殿禅堂俱是菩萨布置的虚景，遂叫人重修庙宇，不题。

石生一日在衙中无事，与三位夫人坐着闲谈，庭前有老槐一株，石生以此为题叫三位夫人联句，作诗一首。石生先咏道：

回忆当年徒奔波（兰），古槐影下堪婆娑（翠）。
劲枝虽被春光早（英），柔条还沾雨露多（芳）。
绿作复云叶茂密（兰），黄应秋日气冲和（翠）。
势成连理有缘定（英），何必诵诗慕伐柯（芳）。

又一日，石生登峨眉山，到了山上，往下一看，形势崇高，如在半虚空中；又向四下里一望，但见层峦叠峰，袤延八百余里。石生一时兴发，遂拈笔题诗一首道：

悬崖万丈梯难升，峭壁转回须攀藤。
一带连冈形险□，两峰对峙不蹇崩。
白龙日绕池中跃，夜晚遥望放锦灯。
四蜀固多丛茧处，比较剑阁尤峥嵘。

题诗已完，往前走到一座古刹前，名叫华林禅院，意欲进去一看。和尚听说，打扫了一座干净禅室，把石生迎到里边去。经过大殿山头旁，有一个小角

门，忽闻一阵异香，从中吹出。石生到禅室里坐定，问和尚道：“你前边小门里锁的房子，盛着什么东西，气味如此馨香？”和尚禀道：“无甚东西，内有一座禅堂，相传百余年前，有一位老师傅坐化到里面，至今并未葬他。里外门俱是他亲自叫人锁的，说下不准人开，这些年来，也没人敢动。又相传这位师傅已经成佛，常与观音老母虚设法象，点化愚人。留下四句禅语，并无人解得。石生道：“取来我看。”和尚从柜中，取出一个红纸帖来，递与石生。拆开一看，上写道：

似我非真我，见我才是我，烦我曾留我，遇我岂负我。

石生暗想道：“这莫不是襄阳化缘的老僧吗？”叫和尚开了角门，进里一看，见禅堂门上，贴着一道封皮，上写着“门待有缘开”五个字。揭去封皮，开了房门，当门一张大床，床上有一位坐化的老僧。浑身尽是尘土，背后贴着个纸条，写着道：“坐化人即是化缘人。”叫人扫去土尘，仔细一看，就是那化缘的老僧，面貌如生。石生拜道：“此乃罗汉点化我也！”下了山来，就命人立时重修殿宇，把坐化的老僧妆塑金身，送在里面，焚香供养。石生一家团聚不题。

不知馗儿转生还能相见否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藩司衙师徒再谈心

却说石生在成都，做知府三年，转升了四川粮道，做道三载，屡有奇绩，选迁了浙江的布政。是时馗儿，已转生十三岁了。石生到任，簿书之暇，行文观风，取的钱塘县首卷就是程憺。石生喜其写作俱佳，赏赐的甚是优厚。

一日程憺来谢藩台。石生闻其年幼，有些羡慕，请到内书房里相会。程憺进得书房，向石生行礼已毕，石生让他坐下，着人献茶。石生上下打量，宛然是馗儿的模样。开口问道：“贤契青春几何？”程憺答道：“生员虚度十三岁了。”石生又问道：“入泮几年？”程憺答道：“侥幸五载了。”石生又问道：“贤契如此妙年，佳章居然老手，可是宿构，却出新裁呢？”程憺答道：“生员虽拙于作文，然深耻抄录。”石生道：“文章既系尽出心裁，异日所造，应难相量。贤契的先生果是何人？”程憺答道：“生员幸承庭训，并未曾投师。”

石生听其言谈，又毕真像馗儿的声口。心中愈发惊异。程憺细看石生依然是昔日的光景，但身系转生，难以遽认。程憺因说道：“生员年幼无知，陡胆冒渎，敢问大人籍贯何处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本司原籍黄州，寄居襄阳。”程憺又问道：“住在襄阳那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住在太平巷内。”程憺又问道：“太平巷有个胡员外，大人可曾认识他吗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此人本司的岳丈，贤契你如何知得这般清楚？”程憺答道：“胡员外与家君曾在京中同寓，是

以知其端底。”随即又问道：“胡员外有闲宅一处，里面住着一位石先生，大人可曾会过吗？”

石生见程憺句句道着自己，便答道：“此人本司却合他甚熟。”就转问道：“我部他有个徒弟名唤馗儿，后来转生钱塘，不知归落谁家了？”说到此处，程憺便不得不认，便道：“大人莫非就是九畹石先生吗？”石生道：“你莫非就是馗儿所转的吗？前世之事还记得否？”程憺答道：“月下赋诗，当堂质讼，为时几何？竟至忘记耶？门生今日幸得再见先生，但不知二位姐姐还在彼处否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他两个已转成人身，与本司结成夫妇了。”程憺道：“门生虽系转世，两位夫人意欲还求一见，不知肯相容否？”石生道：“那有不容之理，但须本司先为说明，以便请你进去。”

石生说罢，转入内宅，春芳便问道：“听说老爷外边会客，不知会的何客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下官观风，取中了钱塘的一个廪生，年纪才十三岁；今日特来谢我，下官仔细盘问，方知他就是馗儿所转。问到你姊妹二人，他还要求见一面，不知该怎么样？”秋英说道：“既是这般，就该请进来一会才是。”石生便着家人，把程憺请入内宅。秋英、春芳两位夫人，早在檐下相候。三个见面，彼此落泪。春芳道：“兄弟你转生才几年，就长的这模大了。”程憺道：“弟已系转世为人，不料与二位姐姐，尚能相会一面。”秋英道：“这是数该如此，你我焉能作主？”秋英春芳领着程憺并参见了翠容夫人，程憺就要告辞，石生道：“今日这样奇逢，那有遽去之理？”就在内宅里设席款待程憺。石生作诗一首，相夸道：

聚首一堂尚可提，校书灯下仿青藜，
形骸虽变元神在，素养依然一木鸡。

程憺也作诗一首，相和道：
天形下覆如张弓，世事百年一梦中。
桃李公门犹在列，前缘宁敢付东风。

席终以后，春芳向石生道：“昔年馗儿上学，曾以金如意为许，老爷今日还他的罢。”石生道：“正该还他。”秋英道：“我收着哩。”立时取出，交与程憺。春芳道：“这是你程家传世之宝，你前世上学时，无以为贄，我暗与程太夫人借用，许下十年以后，定去还他。今日带去，务要交个清楚。”说完程憺辞谢石生而归。

到了家中，程翰林与夫人问道：“你为何在衙门里就住了一天。”程憺答道：“石大人见孩儿年轻，甚是喜欢，设席款待，所以未能早回，三位太太俱准我见。孩儿临来时，三太太给了一件宝物，叫我回家交给母亲。”夫人道：“是何宝物？”程憺从袖中，取出一个纸包，递与夫人。展开一看，却是金

如意一枝。夫人大惊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这金如意是咱家传世之宝，十数年前，梦一女子借去，左右找寻，并无踪影。生你之后，讨得一签，说：‘此物不久还家。’今日果然原物还来。但不知这枝如意，缘何落到石太太手中？我将来一定要问个明白。”这且不提。

却说石生得了程憺这个门生，虽系新交，实属故人，不时的请到衙门里来叙谈。是时正当春月，天气晴朗，人烟和煦，石生向程憺道：“闻得天台山，雁荡系贵省的名山，同贤契一游何如？”程憺答道：“大人既肯屈驾，门生理应奉陪。”石生于是拣了一个良辰，带得程憺径往天台山去。上的山来，一看，真正是奇峰插天，长溪绕地，名秀之致，与别山大不相同。石生道：“胜地不可空游，你我须各人赋诗一首，以志登赏。石生遂口咏一诗道：

具茨遗踪不复留，石梁胜景犹堪游。

飞峰壁立可回雁，激湍奔腾似龙湫。

华顶宠从胜熊耳，玉宵峭秀喻牛头。

桃花洞远无人到，误入至今传阮刘。

程憺也口咏一诗道：

昙华亭迹至今留，骚客梯岩时一游。

玉阁参差堪宿雁，瑶楼层转锁灵湫。

碧林风动震人耳，瑶草缤纷满岭头。

寒拾二仙足尝到，一方蒙佑免虔刘。

吟咏已毕。石生夸道：“贤契此诗，可谓英年之作，倍胜老成。”程憺答道：“门生在大人面前，不揣固陋，何异雷门击鼓。”山上有一座古庙，名为天台神观，观内有道士，听说藩台大人上山，观内打整的甚是干净，就请到里面献茶。石生说道：“此山佳景甚多，一时难以遍览，不知别处还有古迹吗？”道士禀道：“小观东南里半许，有太白金星的行宫，庙门前有石碑一统；上面有长就的律诗一首，风吹日晒，多少年来，字书总不磨灭，这却是此处的一景，大人请屈驾一览。”石生听说，遂同程憺跟定道士，出了观门，直上东南而去。走不多时到了庙前，见山门上挂着“太白金星行宫”六个大字的一面竖匾，门前果然有一统碑，碑上的诗句，真如长就的一般，却又甚是口亮。石生向前读其诗道：

时运亨通不厌迟，两阴相助尤为奇。

天台虽异贤孝坊，须忆当年相面时。

石生念完了诗句，恍然大悟，才知道曹半仙是太白金星变成的，并非俗人。遂进到庙中，礼拜了。游玩一会，石生遂下了山。回入衙中，向三位夫人说知此事。秋英说道：“太白金星既这样的点化老爷，老爷不可不仰答神庥。

”遂立时把庙宇盖的焕然一新。这且不题。

再说明程，那日同石生上了天台，回到家中，把石生上山的事情，一一告诉他父亲程翰林。说道：“石大人乃当代文人，一生却有这些异事。”苏氏夫人遂接口道：“咱的金如意，多年不见，忽然还家，难道就不是一桩异事吗？恨我不能亲见石太太，问个详细，终叫我心里发闷。”程翰林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程儿既是石大人的门生，便与石大人即系通家兄弟般，就彼此来往，也是无妨的。明日下三个请帖，请三位太太过来赴席，你当面问他，便见分晓。次日，程夫人果下启来请，秋英稟知石生。石生道：“门生家不同别人，去也无妨。”

到了那日，程夫人又着人速请了三次，这三位太太盛饰仪容，午间乘轿过去。到得程宅门首，才落轿时，程夫人早出二门来迎。三位太太，走入内宅，程夫人看这三位太太，真真是个个俊如天仙。又仔细把春芳太太端相，却与当年梦中所见的女子一般，又与程程的神情相仿，心下更加疑闷。让入中堂，相见叙礼让坐献茶已毕。

说话之间，程夫人渐渐言及金如意一事。秋英太太说道：“今日蒙程太太厚爱，正该彼此谈笑，从前已过之事，莫须深究。”程夫人转问春芳，春芳总是笑而不言。席终以后，程夫人把翠容太太让到别处，再三的根问，翠容太太方把秋英、春芳借尸还魂并馗儿投生钱塘的事，一一说了一番。程夫人才知道程程与秋英、春芳原系前世姊妹，合石大人原系师生。平日提起师徒、姊妹四字，程程不胜怆戚，正是为的这个缘故。自此以后，程夫人与石大人家三位太太，彼此往来不绝。

但不知石生在浙江后来做官如何？再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回 狼虎店义仆救主难

话说石生做浙江布政，适值代理按察事务。滁州地方有一座老山，山上多洞，洞中聚集有两三千人，欲谋不轨。地方官秘报知巡抚，巡抚与石生商议，石生道：“事系风闻，未见确据，不可冒为题奏，亦不可轻行剿没。必须打听个真实，方可相机行事。”巡抚道：“就烦贵司前示私访一番，回来再作计较。”石生依允。回衙只得换上便服，带了一个茶房，妆作算卦的模样，出了省城。一路私访前去。

不多些时，到了滁州地方，日逐在镇店上卖卜。忽有一个贼眉贼眼的，上来算卦。石生观其气象，分明是个反叛。那人问道：“先生是子平，是六壬？”石生答道：“两件都会。”那人道：“既是两件都会，我一定算算，但此处不甚僻静，你跟我到家里算上一天；如果算的好，封资情愿加倍奉送。”石生答道：“我就跟你去。”

那人把石生领到一座山上，进入洞中。同伙的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是个六壬先生。”又指茶房问道：“这系先生的何人？”石生答道：“这是小徒。”石生偷眼一觑，见刀枪旗帜，无不俱备，真真是谋反无疑了。石生问道：“既要算命，请写出贵造来一看。”那人说道：“实不瞒你，俺们要举行大事，特请先生来，给俺择一个兴兵的日期，以便起手。”

石生把六壬书展开一看说道：“这三个月以前，并无兴兵的日期，必须过这三个月以后，方好。现今是四月尽间，过了五、六、七三个月，到得八月十六，是个黄道吉辰，下山定获全胜。”那人道：“俺也看着必到那时才好。”方才算完要走，那人道：“先生既到我山中，有来的路，没去的路。洞中正缺少一个军师，俺就拜你做个军师罢，若要强回去，殊觉不便。”石生恐丧性命，只得假为依从。

到了次日，山中筑起一坛，叫石生登在坛上，众贼罗拜于下。那些贼人认真石生住下，自此以后，任所指挥，无不奉命。住有十数多天，一日天气清明，众贼齐下山去打猎，只剩得石生、茶房二人在洞中看守。石生分付茶房道：“你看看这些贼人下山是往那里去，即来禀我。”茶房出去一看，见洞中两三千人，张弓挟矢，牵狗架鹰，下山俱往西南一路去了。茶房速进洞，禀知石生。石生道：“咱访查已真，还不速走，更待何时？”茶房遂扶着石生下山，往东北而去。这石生一路走着，遂口咏古风一首，单自道其苦云：

山势怪岩石径斜，草木丛冗乱如麻。穷山绝鸟难投步，左盼右顾堪咨嗟。嗟私行太伶仃，仓皇误入险陂中。万丈崇岭藏虎豹，千层深洞伏蛇龙。君不见，白云笼罩影缥缈，红日照射色暗淡。子规声叫高树头，孤猿哀啼长溪岸。一路行来多崎岖，气竭力尽肝肠断。

却说石生怕贼人追赶，走的甚是忙迫，直走到红日西沉，并未住脚。忽然山上跑下来一只猛虎，把茶房一爪叨去，吓得石生魂不附体，半日心神方定。往前又走，天色渐黑，见一个樵夫担着一担山柴，从旁而过。石生问道：“前面何处有店？”樵夫答道：“前去三十五里，方才有店，左近是没有的。”石生甚是担忧，黑影里又走了五七里路。抬头一看，远远望见山坡下有一道火光，像个庄村的模样。就望着那火光投去。到了跟前，却是一个小独庄，外边门户高大，里面楼阁层层。石生把门一敲，内有十四、五岁的一个幼童开门问道：“是做什么的？”石生道：“是借宿的。”幼童道：“相公少待，我去禀知主母，再回你信。”住了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主母已知，请相公客舍里坐。”

石生进到客位里面，见灯烛灿列，摆设齐整。从背靠后转出一位少年妇人，花容艳妆、缓步来前，与石生见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向石生问道：“相公从何处而来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在下姓梁，往山中治买木料，下山过晚，赶店不及

，欲借贵舍暂宿一宵。”妇人答道：“房子尽有，但恐屈驾。”石生问道：“娘子尊姓？”妇人答道：“贱妾姓薛，拙夫叫薛呈瑞，是个茶商，往山东登州府贸易，去已数年，并无信息。落得妾身茕茕无依，甚是凄凉。相公适投寒舍，这是前世有缘了。”遂命人收拾桌张，让石生上座，自己在旁相陪，美酒佳肴，登时陈上。叫出两个头发眉齐的女童，在桌子以前歌舞，舞的甚好看。只听得口歌古风一章道：

野有蔓草兮，零零壤壤。有美一人兮，宛如清阳。邂逅相遇兮，与子潜藏。

歌罢，石生看那妇女甚是风流，不觉的引动了春心。席终，两个同入卧室，观其床帐、器皿，并非寻常人家所有。是夜，石生与那女子同枕共寝。到鸡将叫时，那女子向石生道：“此处非君久恋之所，天色渐明，作速起来出去罢！”石生起的身来，还有些留恋之意，两个女童前面拉着，这个女子后边推着，把石生一直送出门外，就把大门紧紧关上，再叫也无人答应了。石生甚是漠然，往前走不多时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冢大坟。坟前以上，写着宋贵妃卞氏之墓。石生叹道：“吾幸得该入桃源，宁复许后人问津耶？”

往前走到日夕，落到一个店中，院子甚深，房子甚稠，石生进来拣了一间干净小屋住下。到了掌灯已后，忽有一个卖绒线的，背着包袱进店来投宿。店主道：“别无闲房，只有半间草屋，你将就着住一夜罢。”这人就进屋去睡了。石生那知道这是贼店，约有半更天时，也就放心睡去。到得夜静众贼齐出，把别房里住的几个行客，俱经害讫，后到石生屋中，石生正在梦中；这贼上去，用绳紧紧捆住，石生方醒来，求道：“我与你无仇，行李内还有三五十两银子，任你拿去，饶我的性命罢！”那贼道：“银子是要拿的，这个馄饨汤你也是要吃了。”那一个贼道：“夜未甚深，江上打渔的还未散尽，俟四更后送他去未迟。”众贼拿了银子，仍转回院内，却把个草屋里卖绒线的忘下了。

石生身上捆的难受，口中长叹道：“我石茂兰不料死在此处。”那卖绒线的听见，心中暗道：“这莫不是我故主吗？”起身出来，走到窗前小声问道：“口客，方才说你姓名，你是那里人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我是黄州府罗田县永宁街上人。”卖绒线的道：“这样说起来，分明是我家大爷了。”石生问道：“你系何人？”卖绒线的道：“我是来喜。”石生道：“你快来救我。”来喜把屋门治开，进去解了石生，回到草屋把包袱背在身上，领着石生到外边一看，那房子后边，有一小墙与当街相靠。就把石生扶过墙去，他也随后跳出。

是夜，月色光明，如同白昼，二人往前紧走，石生道：“倘或贼人随后赶来，这却怎处？”来喜道：“大爷放心，小的新学成一个拳棒，就有三二十人，还不是小的的敌手。请问大爷缘何来到这里？”石生把他私访的来由说了。

来喜磕头道：“大爷高发小的那里知道？小的自从宅内出来，流落此处以卖线为生，至今还未成家哩！今日幸逢大爷，不知还肯收留小的否？”石生道：“你是我的故人，就跟我去罢，不必在此住了。”又往前走，约有五更时分，已到江边了，月下看见江中一只渔船，船上站着一个渔翁，头戴斗笠，身披蓑，正在那里下网。听得他口中唱道：

驾小艇兮，鼓桡桨。击空明兮，溯流光。侣鱼虾兮，凌万顷。念故主兮，来一方。

来喜这边叫道：“快撑船来。”那渔翁问道：“是做什么的？”来喜答道：“是过江的。”那渔翁把船摇到岸前，来喜向上一望，讶道：“你莫不是赵哥吗？”那渔翁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莫不是来喜吗？奇遇！奇遇！”又问道：“那一个是谁？”来喜道：“是咱家大爷，目下做这省的布政司了，出来私访误投贼店，被我救出同跑到这里来，你快接上船去。”

那渔翁双手把石生搀入舱中，来喜随后跳上，渔翁跪下道：“赵才给老爷叩头。”石生道：“你且起来，作速送我过江去，咱再说话。”赵才道：“老爷已经上船，料贼赶来也无妨了。”开船走不多时，见有三四十个人从后赶来，见船已到江心，无可奈何而回。过得江来，石生问赵才道：“你在此打渔为生，成了家没有？”赵才道：“小的一身一口还不能从容，那有余钱娶老婆。”石生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也跟我去罢。”

却说石生带着赵才、来喜走到一座山前，是个南往北来的总路口，见两个少年妇人哭的甚是可怜。石生分付来喜道：“你去问他为何这等悲楚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俺家姓李，系邵州府人，颇有家私。于前月间，忽有大盗入宅，将几个男人尽情杀害，拿了俺许多金银，虏了俺妯娌两个来到此处。嫌俺带脚，抛下俺走了。欲要鸣冤，不知官在何处？欲待回家，不知从那路走？只得在此哀告往来行人，能代俺报此仇者情愿嫁他为妻。”石生叫来喜找小轿二乘，把两个妇人带回衙门。

次日，石生把私访的真信，禀报巡抚。巡抚统兵前去，把洞中的叛贼尽行剿没。石生差役把贼店中一干人犯拿到。仔细审究打劫李姓一案，就是这人。俱各照律正法。石生分付二妇人道：“你大仇已报，送你回籍去罢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小妇人有誓在先，能代为报仇者，情愿嫁他为妻。今既蒙大老爷天恩，情愿住在内宅，任凭大老爷赏人罢。落入贼手已经月余，有何颜面见人？”石生劝之再三，两妇人死不肯去。石生就把大的配了赵才，小的配了来喜，朝夕在宅内伺候。石生私访已毕。

但不知秋英在家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碧霞宫神女授兵符

话说石生的衙门后边，是一处花园，园内有一白石碑，其光可鉴。至夜半时分，中有人喊马嘶、甲兵响亮之声听的甚真。相传这碑是衙门中的镇物，历来官长俱莫敢动移。石生往外面私访时，秋英在宅中无事，只身步入花园，来看这碑。到了跟前，忽见这碑变成一门，两扇俱开，从里边走出两个女童，说道：“娘娘有旨，请石夫人里面相会。”

秋英跟着女童进去，当中是一条砖砌的甬路，两堦下俱是些异树奇花。走有箭许，是一座紫石桥，从桥上过去，又走了数十步，是一座朱红大门，门上悬着一匾，匾上写着“碧霞宫”三字。才到门首，又出来了四个仙女，两个执着宝幡，两个执着提炉，说道：“娘娘候夫人多时？特着奴等相迎。”

秋英随着宝幡又进了两三层门，才是一座大殿，殿当中莲花座上，坐着一位娘娘。下边放着四个绣墩，排着两行侍女。秋英进的殿来，望上行礼。娘娘辞道：“夫人尊贵，小神怎敢当礼。”命二仙女急忙扶起，让在东边头一个绣墩上坐下。秋英道：“贱妾尘埃俗人，何烦圣母相诏。”娘娘答道：“石武曲不久即应大敌，军旅未娴何以制胜？夫人聪明过人，特请来把军中一切机务，说与你知，日后誓师郊原，你两人庶可共赋六月，以奏肤功。”叫仙女取出兵书三卷，付与秋英。

娘娘说道：“这书名为《行军机要》，首一卷是天时、第二卷是地利、第三卷是人和。自古以来，兵家总不外此三者。”秋英问道：“天时怎样？”娘娘道：“春夏秋冬，天时之总名，其间所逢的月，逢日辰，俱为天时；时逢吉日则胜，如汤以辛卯而破昆吾，武以甲子而克商纣是也！”秋英又问：“怎谓地之利？”娘娘说道：“山川林薄俱是地利，凡扎营必相地高下平坡，方可以保无恙。若依山靠林，使敌兵得所埋伏，则受害不小。此楚师背离，而舍所为，貽患晋侯。此务择平坦宽阔之处，左右前后，俱无遮挡，这才是安营的吉地。”秋英又问道：“何谓人和？”娘娘道：“人和者众人结成一心也，凡行军之首先齐人心，人心齐则气壮，气壮则力勇，一鼓而前，谁能御之？若人怀异心，子弃其父，弟弃其兄，各鸟兽散，安能破敌？如殷旅之前途倒戈，这就是人不和的一个榜样。”秋英道：“这三件是行军大要，幸承圣母指明。但摆阵之法，终属茫然，还求圣母详说一番方妙。”娘娘道：“这口说不如眼见，你随我来。”

娘娘下了莲坐。秋英随后跟着，一曲一湾，走到一个演武厅前，娘娘上去坐定，秋英旁边相陪。娘娘分付仙女道：“取我的兵符来。”这个仙女转入后厅，取出一杆红旗递给娘娘，娘娘接在手中，把红旗一展。忽听一阵风响，立时就有数万人马，站在演武厅前。娘娘分付道：“今日操演，尔等有失律者，定行梟首。”众兵丁无不唱喏。

娘娘把红旗向东一摆，就成了一个阵势。娘娘向秋英道：“这叫做八卦连环阵，生伤休死诸门俱备。昔年诸葛亮坐困陆郎，其遗迹至今尚在，此阵法之神妙莫测者也！”娘娘领着秋英下了将台，从生门而入，八门游遍，那吉那凶，说得清清楚楚。然即转回厅台，从新坐下。把红旗向西一摆，又成了一个阵势。秋英问道：“这是何阵？”娘娘道：“这名为一字长蛇阵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则首尾俱应。此阵法之最活者也！”又把红旗一摆，成了一个阵势。对秋英道：“是为鹅阵。”又摆成一阵道：“是为鹤阵。”又把红旗左边一摆，右边一摆，众兵丁交互奔腾，多时方住，成了一个阵势，前后人马相接，密如鱼鳞。秋英问道：“这阵叫做什么？”娘娘道：“这阵名为鱼鹿。昔年郑庄公与周王战于繻葛，用的就是这个阵法。”阵已摆完，娘娘把红旗一卷，数万人马，风流云散，当时就没有了。

秋英谢道：“重烦娘娘指教，贱妾顿开茅塞。”娘娘道：“这系你我有缘，方能遇的这般凑巧。”娘娘领着秋英下了厅台，转回殿内，仍照前坐定。娘娘分付仙女道：“取我兵符一道，付与石夫人带去。”仙女取一红旗交与秋英。娘娘道：“你后日临阵时，把这兵符执在手里，任所指麾，无不如意。成功以后，仍把这书与兵符交还于我。”秋英问道：“贱妾从何处给娘娘送来？”娘娘道：“这却不劳你送，就把这书符供在香案桌上，默祝一番，我自有人来取。”秋英又为致谢。娘娘道：“我还有律诗一首赠你，你朝夕度念，方知军务艰难，不至于轻忽债事。”遂手写一诗道：

丈人行阵林师贞，何得轻心漫谈兵。

无备终招悬雷夺，曳柴曾致班马声。

舟中掬指因争济，弃甲复来为食羹。

临戎常怀量敌意，诘朝奏凯在盛京。

娘娘把诗付与秋英道：“你回去再留心细看兵书，就成女中一员名将，但系天机不可泄漏。”秋英应过。遂着两个仙女，领着秋英从旧路送出。出的门时，秋英回头一看，仍然是统石碑。秋英转入内宅，进了自己房中，把兵法、神书秘秘收好，总不肯告诉别人。秋英自得了这神书，白日不敢明看，俱是晚间夜静无人时，方才展开细玩。从头看去，并无一字半句，心中模糊。看至月余，行军摆阵之法，就逐一遭通了。心中暗忖道：“老爷是个文官，那至于身历行伍？我乃女流怎至于同赴疆场？圣母所嘱有些令人可疑。”这且不表。

却说石生，自从访真了洞中的叛贼，巡抚喜其有功，奏知皇上。皇上旨下，着浙江布政兼理按察事务。石茂兰赴京引见。石生把一切事务交与委图的官员，从河路往北而下。船至济宁，有他一个同年，姓殷名莫磐，字永安。闻石生路过本州，就上船来参拜，石生也下船去拜他。殷莫磐向石生道：“小弟选

期已到，意欲赴京，苦无脚力，年兄大人，若肯携带前去，承情不浅。”石生答道：“这是弟所情愿，明日请上船来同行。”

到得次日，殷生收拾行李上了船，与石生同往京去。到了京中，石生引见圣上，圣上甚是嘉奖，着仍回原任理事。殷生掣签，选了广东惠州府的同知。对石生道：“弟实望选在浙江，今天各一方，终不能蒙年兄的覆庇了。”石生道：“仕路窄狭，安知不还遇在一处？”住了几日，石生辞殷生道：“年兄在京还有些事，故小弟实不能奉陪，不日就要先回浙江去了。”殷生道：“年兄责任重大，小弟怎敢攀取。”

石生上了一疏，乞告假一，往罗田县去祭祖，圣上批准。石生谢过了恩，星夜往罗田县而来。到了罗田郊界，那罗田县的知县却迎二十余里，铺设公馆、馈送下程，石生概不敢当，在一客店内住下。石生祭祖已过，仍回店中，辞别了县主，一早起身而走。县主又送了二十多里，方才回衙。石生从罗田县，往赴浙水。刚才走了两程，又下了一道旨意：“浙江布政石茂兰访查有功，准升广东巡抚。”石生接了旨意，务要往那衙门，再赴广东上任。殷莫磐闻得此信，不胜忻喜。

却说秋英与翠容、春芳三个，无事闲谈。管宅门的进来禀道：“大老爷高升广东巡抚，红报已到，小的先给太太叩喜。”秋英听说，愕然道：“广东与苗民相近，老爷升到那里，战伐之事终不免了。”就把兵书，逐夜留心细看，以预作准备。住不几日，石生回到衙门，把布按两司的事务，一一交贷清楚，就择日起身，率领家眷，来到广东上任。

一日殷莫磐特来参见，石生请至书房。殷生要行堂参礼，石生断断不肯，仍分宾主而坐。殷生道：“卑职得到大人属下，可谓天遂人愿了。”石生答道：“你我同榜，兄弟私交也，服劳王家公义也！不忍以公而忘私，又安敢以私而废公耶？”殷生闻言，凛然而退。回到衙门，小心办事，并不敢少涉弃谒。住有半年，又提升他潮州府的知府。

但不知石生在广东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忘夙仇孤嫠脱困厄

却说石生自浙江布政转升了广东巡抚。才到任时，进士王曰灼亲来看望。春芳向王进士道：“我房里缺人使唤，烦哥哥代我买一个送来。”王曰灼应允而去。回到家里，着媒婆寻找不题。

却说王诤之妻念氏，原系广州府人，他父亲念照远，贸易黄州，因与王家结亲，为自王诤死后，他两个兄弟俱不成人，吃赌嫖三字全占。五六年间，把家产化了个尽绝。念照远见他女儿既无子嗣，又无养膳，仍旧带回广州去了。那料念氏福薄，回到娘家没过三年，父母双亡，一切家资被他兄弟念小三输净

，落的在馆驿里存身。剩下念氏仍如无根的飘蓬一般。邻里亲戚愿其改适，他却顾惜大体，执意不肯。屡次托媒婆说情，愿卖身为奴。

媒婆听得王进士买人的风信，来向念氏说道：“你逐日叫俺给你找主，目下抚院大老爷衙内买人服事，三太太你可愿意去吗？”念氏道：“怎么不愿意，但凭大嫂作成，我自有用钱谢你。”媒人贪图用钱，领着念氏到了王进士家，叫他先看一看。

王进士见人甚利便，向媒婆道：“这人却也去的，问他要多少卖价。”念氏对媒人道：“要银六十两。”王进士道：“这却也不多，但写文约谁人作主？”媒婆道：“他是没丈夫的，又无父母，叫他兄弟念小三来罢！”王进士道：“石太太用人甚急，既是情愿，就要当日成交。”

媒婆着人到馆驿叫了念小三来。说道：“你姐姐卖身卖妥了，同着你写张文约，还有二两银子给你。”念小三正缺钱使，听说这话，喜不自胜，就慨然同着写了一张文约，得银二两走了。把媒人钱打发清楚，就住在王进士宅内。

到了次日，念氏打整打整身面，王进士雇小轿一乘，着人抬送抚院衙门里去。念氏进的宅来，从上而下磕头已毕。就在春芳房里不离左右，一切应承无不细心。一日，春芳向秋英道：“姐姐你看新来的这个妈妈好像个乡绅人家的派头，在此作奴我甚是不安。”秋英道：“你何不问他个详细。”春芳就把念氏叫到秋英房里来。念氏问道：“太太有何使唤？”秋英道：“别无话说，你进宅已经数日，你的来历俺还未问你个清白。看你的举止动静与俺们不相上下，你实说你是什么人家？为何落得这般？”

念氏哭着答道：“既到了这个地位，说也是多了。”秋英道：“你不妨实说。”念氏道：“家丑不可外言，说了恐太太们笑话。”秋英道：“万不得已谁肯卖身？你实说你是那里人？”念氏禀道：“小妇人是黄州府罗田县永宁街上王家的媳妇，公公王有章是个两榜，曾做过京宦。丈夫王诤是个文生，与对门石知府的公子石生为友。见石生之妻房氏颜氏绝世，心起不良，逐日谋算。后值石生修河在外，千方百计，竟把房氏娶到家来。是夜王诤死倒在地，房氏并不知那里去了？小妇人有两个小叔，从他哥死以后，把家产化讫，落的小妇人并无依靠；不料回到娘家，又父母双亡，止有一个兄弟，又把家产输尽；目下落的在馆驿里住，小妇人无可奈何，只得卖身宅内，以终余年，万望老爷太太垂怜则个。”

秋英把念氏的一段言语，尽告诉了翠容。翠容大怒道：“这是我的冤家对头到了，我一定报报前仇。”秋英道：“姐姐差了，那是他男人做的事与他何涉？这人现今落在咱家，即以你我为主，正该逐事行些方便，如何反提前仇？徒落得自己度量窄小。”翠容悟道：“妹子说的极是。再告诉老爷看他怎样

？”

正说间，石生闯到屋里，问道：“你两个方才说的什么？”秋英答道：“说的是三太太房里那个妈妈。”石生道：“有甚说头？”翠容道：“他不是别人，就是你的好朋友王诩的老婆落得这般了。”石生道：“真是他吗？”秋英道：“真正是他。”

石生向翠容道：“据王诩所为，就把这个妇人处死，尚未足泄夫人之恨。但王诩所为，未必是这个妇人的主意？身死家败，妻落人手，如此报应已觉难堪了。刻薄之事切不可做。况我当急难时，他曾助银五百，其情未为不厚？至今尚未还他。追想昔日的交情，则他妇人在此为奴，终觉过意不去。二位夫人看该何以相处？”秋英答道：“以妾看来死后无仇，这个妇人老爷应该周恤他才是。昔日他曾助银五百，今日就该照数还他以偿前债；外再助银若干以尽友情。问他：‘若愿意回籍，差人送去。’如此做来，就令王诩有灵应，亦感愧于地下矣！”石生道：“二夫人言之有理，下官就依这样做罢。”这正是：

识起一切俗情外，发言尽归款要中。

到了次日，石生同着三位夫人，把念氏叫到跟前。说道：“夜日听见太太们说，你是王诩的室人。王诩与本院素系朋友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念氏答道：“小妇人不知。”石生道：“本院就是你对门住的石茂兰。”念氏听说，跪倒在地磕头，央道：“亡夫所为罪该万死！小妇人但凭太太、老爷尽情发放罢。”石生笑道：“娘子请起，本院并无别意。”

那念氏那里敢动，三位夫人过去亲手拉起来。石生说道：“从前的事再不提了，本院念故人情肠，意欲周济你还家。或广州或罗田任从你便。”念氏道：“大人额外施恩，小女人没世不忘。但广州娘家无人，仍回罗田去罢！”石生道：“你既愿回罗田，少住些时，本院就着人送你去。”自此以后，三位夫人，俱以客礼待念氏，并不叫他在房里伺候了。

石生衙内，有个长随，名叫张忠，是罗田县人，甚是老成得托，石生就叫他去送念氏回家。还叫他路过襄阳，禀问胡员外的近安，字请朱良玉、蔡敬符同来衙门照料些事务。宅内设席给念氏饯行，石生叫秋英封银子五百两整，交与念氏。石生道：“王兄在日，曾助我银子五百，这五百两银子是还前账的。”外又封银子三百两，说道：“这三百银子，是本院分外相帮的；有这八百银子，老嫂尽可坐终余年了。”念氏谢道：“照数还债，已觉讨愧，分外相帮，贱妾如何敢当？”三位夫人，又各赠银子二十两，以作路费。念氏起身，三位夫人亲送出宅门，方才回去。时人有诗赞石生道：

夙怨不藏世所鲜，包荒大度肖坤乾。

帮金克仿赠袍意，遥送几同栈道前。

格外施恩全友道，幽魂负惭在九泉。

莫云偶尔恤孤寡，正为后昆造福田。

却说张忠带着几封家书，同着一个老妈，扶事念氏，扑了正路。当起旱处起旱，当坐船处坐船，不多些时，来到襄阳。张忠下船，各处投字去了，念氏在船上偶一合眼，看见丈夫王诩走入舱中说道：“贤妻你回来了？我生前做的何事？石大人却不记念夙仇，还周济你回家，真使我愧悔无及了，但当异日报罢！”

念氏醒来，心中怨恨王诩感激石郎，反来复去甚是不快。适张忠已经回到船来，走的与罗田相近，那张忠雇了轿子，把念氏送还王宅。他两个小叔，见念氏回来。愁无养膳，意味作难。念氏道：“叔叔不必这样，我自有银子养生。”两个小叔惊问道：“嫂嫂的银子，从何处得来？莫不是娘家给你的吗？”念氏道：“非也！”两个小叔道：“既不是娘家给你的，是那里来的银子？”念氏就把自己卖身，并石生还债帮金之事，一一说了。两个小叔感泣道：“石大人何盛德若斯也！吾兄生平所为，叫弟等代为惭恧无地矣！”两个兄弟得了他嫂子这宗银子，努力持家，数年以后家产恢复，子弟亦有入泮发身者，皆石生相激之力也！此是后话，无庸多说。

却说张忠从黄州复归襄阳，请了朱举人、蔡副榜同来到衙门。石生请入内书房相会，叙礼已毕。蔡副榜进内宅看过了秋英，朱举人看过了春芳，出来坐下。蔡副榜道：“妹丈大人，吉人天相，近来的福气，倍胜从前了。”朱举人道：“惠风善政，一入境来，如雷轰耳，弟亦多为叨光了。”石生答道：“小弟材不胜任，全赖二兄相帮。”

是夕闲谈之间，说及送念氏回籍一事。朱举人、蔡副榜俱称赞道：“如此举行，方见大人的度量。”石生又差人往广州，请了王进士来到衙门中一会，彼此相见自不觉畅怀。这蔡副榜合朱举人，石生俱留在衙中照料些事务。王进士在衙中，住了月余，仍回广州去了。

但不知石生后来官到何处？要知端的，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建奇功全家受荣华

话说石生在广州做巡抚，忽有边吏来报说：“苗寇大发，抢夺人家的钱财，虏掠人家的妻女。声势甚是汹涌。”石生不敢隐匿，据实奏知皇上，皇上旨下：“特加石茂兰兵部尚书衔，令挂帅印前去平定。”

石生接旨已过，退入内宅向秋英夫人道：“下官只通文墨，那晓得军旅，一旦身任元戎，何以克称厥职？烦夫人代为平才，下官好再作道理。”秋英答道：“朝廷旨无容抗违，臣子职分理应御侮。老爷一去，开国承家端在此举，安可以英雄态故作懦夫状？战阵之事，贱妾颇悉大略，若不弃嫌，情愿亲操

旗鼓，随营办事。”石生大喜道：“夫人既有这番韬略，下官才觉放心。”

次日，就在演武厅操兵。以秋英为先锋，以左右二营为两队。殷莫磐情愿军前效力，就以他为监军，率领马步兵丁两万余人，分下已定。正是人马强壮，器械鲜明，直往边庭进发。一路行来，俱是秋英究九了地势，然后扎营。来得与苗寇相近，择了一个高埠去处，安下了营盘。秋英向石生道：“苗寇依山靠海，出没无常；今日大军初到，人困马乏；苗寇以逸待劳，夜间必来劫寨，当预作准备。”石生道：“号令全凭出自夫人，下官坐镇中间而已。”秋英就把两队人马分为四路埋伏，去大营不过二三里许，寨中只留三二十人藏在一边，候劫寨的风信。苗寇来到营中，见是个空寨，必然抢夺东西。就以放炮为号，四面杀来，必获大胜，分付停当。寨旁有一座小山，秋英同石生躲在山上，远远料望。

是夜，苗寇见官兵扎下营寨，商议道：“官兵方从远来，必然疲倦，今夜乘黑劫寨，是为上策。”其中有一个头目，叫做赛天王，领了两千人马，暗地闯入官兵寨中。四下一看，并无兵马，只剩得许多器械，就下得马来。这个抢衣甲，那个抢弓箭，你东我西，赛天王也约束不住了。寨中的伏兵见其人乱，放了一声号炮，四面伏兵一齐杀来。苗寇知是中计，出寨急走，早被官兵紧紧围住，左右冲突，再不能出去了。杀到天明，苗寇只落得一二十人，乘间窃逃而去。

秋英、石生下山回寨，宰牛杀羊，犒劳军士不题。石生向秋英道：“今日之功，建自夫人运筹决胜，苗寇平定应无难矣！”秋英答道：“老爷休要矜张，疆场之事，一彼一此，势不两立。苗虽小蠹，断难长甘退舍。”石生闭口无言。

却说赛天王领着一二十名败卒奔回本寨，禀知寨主哪思哩说：“官兵神妙不测，难以争胜。”哪思哩道：“我只说石巡抚是个白面书生不谙军务。那料想被他杀的这般尽绝，此仇不报，何以雄据一方，图谋中原呢？”又差人下来战书，石生批道：“约于来月十六日会战。”秋英向石生道：“苗寇再来，必然统领大众以图报仇。”少有疏忽，尔我恐为所虏。”石生道：“这当怎处？”秋英道：“老爷放心，贱妾自有运用。”

到得那月十六日黎明时分，秋英着守营寨造一楼车，高三丈有余，坐在上面以便望敌。石生领着左右两队大军，一鼓而出。走了不过十里，望见敌垒了。又向前走了三五里路，已与苗寇对锋。从那阵前闪出一位苗王，身披铠甲，手执铁矛。厉声问道：“来将何名？敢侵犯吾境？”石生答道：“吾乃巡抚石茂兰，奉命讨贼，速速下马投降，免你一死。”苗王大怒骂道：“好死囚，你前日折损我许多的人马，今日又在阵前夸口，看我拿你下马，以报前仇。

”摧马挺矛直取石生。

石生终是个文字官不会厮杀，见苗寇上来的凶猛，料敌他不过，拨马便走。跑不半里，就跌落马下，苗王急忙使矛刺来。忽见一人，把石生背在身上，腾空而去。苗寇一直追赶，秋英在楼车上遥望，败卒将近。把兵符一摆，陡起了一阵黑风，对面看不见人。那苗寇撒身转回，这边金鼓齐鸣。苗寇正摸路时，自相残杀，早已血流满地，尸横遍野。

苗王哪思哩回到寨中，与众首领商议道：“石督府营内，定有异人，不可以智力相角，莫若暂且投降为妙。”众人俱不愿意。却说石生被那个人背到寨后，把石生放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大人已脱敌难，请缓步回寨去罢！”石生问道：“你何人？幸蒙相救。”那人答道：“我乃王诤，蒙大人不念旧恶，周济念氏回籍，无可图报，故特来一救，聊当结草。”说罢，再看不见人了。石生回寨，暂且不提。

却说哪思哩与众人计议道：“石镜山朝阳洞，有一个百花公主，法能剪纸成兵。请他来相助一阵，或者能制伏官兵，也未可知！遂立时着人持书去请。那公主拆书一看，慨然应许，率领一万人马而来，与苗寇合为大营，又来搦战。秋英向石生道：“出阵不用旁人，待贱妾与殷莫磐，俺两个出去收功罢。”

秋英戎装当先，殷莫磐随后，只领五六千人马，径赴阵前。那边百花公主当头，哪思哩殿后，统领数万锐卒，从南杀来。望见官兵寡少，就四下里团团围住。秋英用护罩法把自家的兵马护定，任他左攻右击，总不能伤损一个。只见苗阵内有人背一箱子周遭跑走，那兵马越杀越多，不计其数。

秋英窥透其术，把兵符向上一摆，忽然一声霹雳，雨如盆倾。那苗兵渐渐减去，落地的多是纸人纸马，被雨一淋，就不能动移了。秋英把兵符又往下一摆，这边的兵马渐觉众多。杀了半个时辰，就有十万天兵，把百花公主、哪里哩两路人马杀的几乎片甲不回。百花公主领着残兵仍归本洞，哪思哩回寨瞞怨道：“我要投降你们不肯，又惹了一场大辱。”有众头目莫敢发言。

再说秋英回的寨来，殷莫磐问道：“此阵虽获大胜，倘苗寇再来为之奈何？”秋英答道：“这一阵苗寇俱胆战心惊，不久即来投降了，何烦再动干戈？”果然，次日苗王遣人赍降表来投降。其表曰：

伏惟：圣德同天，无远弗届。异域无识，狡思启疆。兹经大兵所剿，始信王化难越。嗣后愿备远服，共沐皇风。如违纳贡之常，甘受后至之戮。

石生据其降表奏闻朝廷，皇上准其投降。石生又极力劝化了一番，方才班师。苗王亲送石生百有余里，然后归寨。这正是：

奏捷马敲金镫响，破敌人唱凯歌还。

石生作诗一首，赞秋英道：

兵家岂第论虚孤，帷幄运筹防不虞。
娘子称军惟唐主，妇人夸戎成伯图。
只知男辈多雄略，那料女流有武夫。
簪珥暂当甲冑用，旌旗指处瞻城乌。

却说秋英与石生回了衙门，着人摆上香案默祝，圣母把神书兵符俱各收去。圣上因石生有功，特升兵部尚书，协同内阁办事。诰封秋英为武夫人。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治道立昌文德，不废夫武功。勋猷大就，男谋必需乎女助。尔蔡氏乃浙江布政使司石茂兰之侧室，夙树芳型，尤多雄略。务效忠于王家，不惮亲操旗鼓。思克相于夫子，罔恤身历疆场。兹尔平苗有功，诰封尔为勲武夫人。于戏，紫泥焕彩，用标一时之荣；彤管流辉，永垂不朽之誉。

石生赴京上任，谢恩已毕。又请了两付冠诰，封赠翠容春芳。住有半年，秋英向石生道：“人生世上，富贵尚至卿相尊荣极矣！有远虑者，必须急流勇退，方可善全始终。不然树大招风，恐无日不在摇动中也！”石生道：“夫人所见极高，下官不久即当告退。”是岁正该会试，石生又主一次大场，收了许多门生，程旼、程憺俱列门下。大场已过，遂因脚病，不便动转，告老致仕而还，仍归襄阳居住。

石生思念：“发迹虽在襄阳，罗田终系故土；先人坟墓所在，祭扫如何便宜？”后翠容生二子，聘胡员外两位孙女。秋英生一子，聘朱良玉之女为妻。春芳生一子，聘蔡敬符之女为妻。石生领着翠容母子仍回罗田。秋英春芳母子，俱住在襄阳。石生一年襄阳，一年罗田，两下往来，甚是如意。嗣后石生四子，俱经高发。朱举人中了词林，蔡敬符中了正科。殷莫磐以随营有功，做了兵备守道。王曰灼做了知府。石生晚年康健，直活到年近百余，方损馆舍。

退升这日，天鼓齐鸣，奉旨谥为“武勇公”崇祀卿贤。翠容二子，一支承桃本宗，一个过继房门。至今石生之后，一支黄州，两支襄阳。石氏后裔，因其先人皆蒙鬼神护佑，买了一处大宅子，就中盖一寺院；前殿是佛祖，中殿是观音，后殿是太白金星。招募僧道、治买祭田、俎豆馨香、四时不绝。石氏人口蕃盛，登鬼科、做显宦者代不乏人，因石生功德之所积也！亦何非鬼神之默助乎！后人诗总断道：

二气弥纶布太空，何论南朔与西东。
彤声超出见闻外，灵爽默浮自流通。
传纪降华事非谬，礼称去禅理堪穷。
人间幻态万千状，总在鬼神运量中。